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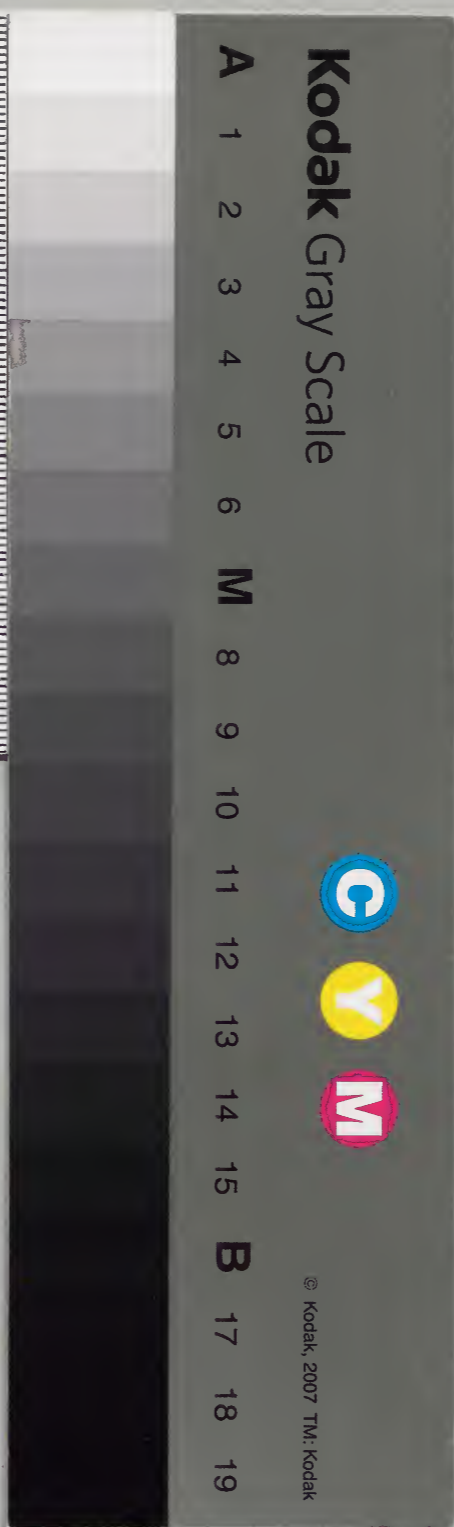
書經便蒙講意

			四	漢
			二	書
		二	九	門
二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四	漢
			二	書
		二	九	門
二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29
冊數		2(1)
函號		273 150

273-150





573-100

書經集註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
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
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
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
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
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
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

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
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
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
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
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
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
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
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

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
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
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
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
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
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
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
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
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

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
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

書經篇目音反

虞書

堯典

稽堅奚反放甫兩反思去聲於音烏嶠音隅孽音字

旻蘇典反隕於到反旼而龍反放上聲胤羊進反共音恭

傷仕限反湯音傷於音烏異音異女尼攝反媯俱為反

汭如稅反

舜典

重平聲棗入聲載上聲裡音因量去聲共音恭

書經音反

父音殊 折千羊與音余 行胡孟北音佩

大禹謨

舍音捨樂音洛 去上聲 於音烏好去聲 濟子禮
號平聲見音現 齊齊同誠音咸

臯陶謨

行胡孟塞入聲

益稷

左音佐右音佑 識支義好去聲 頷鄂格瓜音孤
度達各薄音博長上聲 祝音祝 敵音語間去聲

賡音庚墜音墜

夏書

禹貢

治平聲 覃徒含衡音橫 恒胡登夾音協 濟子禮

充音演 灘音邕 沮千余墳音粉 潔託合

維音維 淄音茲 斥尚石 臬想里 鈇音緣 壓音琰

沂音宜 豬音朱 底音旨 埴音熾 夏亥雅 翟音歷

嶧音亦 蟪音駢 織思廉 縞古老 篠音小 蕩待朗

天於驕上是掌卉音毀 朝音潮 夢平去 柅勅倫

書經音反

枯音适 砥音紙 怒音奴 筭音窘 輅音路 楛音戶

駟音軌 菁音精 榮反互局 荷音柯 華去聲 潘音波

璆音求 屬音燭 汭音孺 搜反踈 鳩音牽 行音杭

圍音語 華去聲 別必列 底音砥 浪音郎 溘時智

別必列 匯音賄 澧音禮 池音以 沆音尹 隩音郁

台音怡 行去聲 銍音只 稭音戛 要平聲 蔡音煞

漸音尖

其誓

勦子小反

五子之歌

僎音喜 見音現 馭音御

胤征

道慈秋反 倣昌六反 嗇音色

商書

湯誓

台音怡 舍音捨 喪去聲

仲虺之誥

推通回反 好去聲

書經音反

湯誥

恒胡登情音叨忱時壬反

伊訓

見音現長上聲遠于願反比音被喪去聲

太甲上

辟音壁相去聲省息井反

太甲中

背音佩鞞音亦

太甲下

令去聲

咸有一德

謀音枕為去聲底音旨下同

盤庚上

籲音喻盡子忍反台音怡斷音短葉牙葛反又魚列反

敷音效任如鳩反聒火刮反紊音問昏音敏恫音通

相去聲儉思廉反與去聲

盤庚中

鮮上聲比音侷忱音誠乘平聲屬音燭瘳音抽

書經音反

穢音畏迂于紆畜許六比音倫戕音墻斷音短

易音異遠又如冗音軌劓音又種之勇反

盤庚下

弔音的長上聲相去聲好去聲否俯久反

說命上

陰音庵令去聲台音怡相去聲

說命中

長上聲喪去聲黷音瀆下同

說命下

數音效

高宗彤日

雉古侯反

西伯戡黎

相去聲喪去聲摯音至下同

微子

好去聲恒胡登喪去聲出尺類濟子細其基同反

長上聲飲力念瘠音戚反

周書

書經音反

泰誓上

宣多簡酒音免 悛音荃 相去聲 度達各 底音旨

泰誓中

比音備 仇音求 喪去聲 慄力錦

泰誓下

斲音酌 痛音敷 屏音丙 喪去聲

牧誓

長上聲 貌音皮 罷音卑

武成

相去聲

洪範

隲音陟 相去聲 汨音骨 斲音妬 比音備 好去聲 下同

行去聲 惡去聲 平音駢 燠音郁

旅獒牛刀

易音異 行去聲

金縢

為去聲 墀音善 遘音妬 屏音丙 瘳音抽 喪去聲

辟音避

書經音反

大誥

救音弭 害音曷 印音昂 相去聲 閱音並 秘音菑 喪去聲

微子之命

聞去聲

康誥

見音現 殪音意 衣去聲 好去聲 劓音又 刑音貳

臬音捏 腎音敏 慙徒對弔音的

酒誥

喪去聲 行去聲 長上聲 賈音古 養去聲 洗蘇典

相去聲 盡迄力 狠下墾 劫立入 圻音其 父上聲

薄音博

梓材

屬音燭 辟音僻 壘其寄 獲音獲

召誥

相去聲 肫音匪 磬音巖 比音備

洛誥

相去聲 倅補耕 獲謨即 監音鑿 柜音巨 卣音有

書經音反

裡音因

多士

喪去聲 洸音逸 比去聲

無逸

相去聲 亮音梁 陰音養 樂音洛 諱音周 詛側助反

祝音呪 詈音吏

君奭音式

喪去聲 易音異 施音世 扈音戶 散上聲 見音現

否部鄙反

蔡仲之命

乘去聲 行胡孟反

多方

叨憤音滔 至喪間去聲 蠲音涓 監平聲 臬音涅

頗音坡 探音貪

立政

鮮上聲 行胡孟反 長上聲 間去聲 由音抽 繹音亦

勩音邁

周官

書經音反

論去聲少失照反厖音芒

君陳

從七恭反辟音僻宄音舉

顧命

洮音桃頰音悔相去聲幾平聲釗音昭還音旋

純又允反琬音遠掩音奔弁音便祀音士

斃音葵銳音允隰音西咤音陟駕音

康王之誥

乘去聲羨音友戡音堪遺去聲底音止

畢命

瘳音冑好去聲鮮上聲聞去聲

君牙

易音異

罔命

從去聲便音駢辟音僻瘵音閑

呂刑

耄音冒度達各蚩音癡漸音尖重直容造七到

辟音僻

書經音反

文侯之命

音友

費誓

敕連條反敵舉天反弔音的牾音谷獲音化斂乃結反

峙音耻糗云九反

秦誓

番音波乞魚乞反論音便猗於宜反杌音兀隍音涅

時

萬曆辛亥孟春之吉海陽夏長庚西星父校鐫

書經便蒙講意卷上

虞書

此篇雖記唐堯之事而實虞史之所作者也

堯典

以簡冊載事曰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若者發語辭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放勳言其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也常人德非性有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被及格至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

虞書卷上

堯與分三大段曰若一條是第一段記其盛德大業之實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也乃命六條是第二段記其敬天勤民之實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偏物急先務是也疇咨四條是第三段記其為天下得人實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美是也

首二節史臣追贊帝堯德業之大也放勳二字是冒欽明二句原放勳之所自光被二句究放勳之所極自洪荒以來義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勳欽明文思皆主心上說恭讓主身之接下說安允克四字極重見其盛德二句須相因說現註惟字是以字自明光被二句承上說來光字略斷即德性行實之顯著于功業者實被格言被以周圍所及說格以覆載所至說

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聖人無欲則清明在躬正直如神若照臨四方則明之用也天地之絳繡庶事之條理燦然于吾心之謂文慮深通敬之謂思允恭即安之時措者恭讓二字体面甚大不可只作一德字看篤恭而天下平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平

天下只一恭字為因只一讓字被格者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也
德性行矣德出于性行出于實

此正著放勳之實俊德即欽明文思恭讓克明字無工夫自然能明也即指去允克惟能明大德則放勳之本立矣以字直貫至末親睦等句節要得過化存神意非有推行次序平章者合知愚賢不肖而皆以德章之協和合遠近大小而皆以德和之

此記堯命官作曆以授于天下一直說日月星辰麗于昊天欽若之心即在曆象時節蓋昊天有自然之效苟非欽敬以順之則或用私智穿鑿矣曆如今之天文固不是曆日為曆以紀其度數則可布算之以作曆為象以觀其運

行則可齊合之以作曆矣作曆是曆象下一層事曆成則人事早晚之時候皆定于中而可敬授于天下矣于是敬以授之而不敢忽焉人時即今之官曆也敬天正為勤民政不失時由于術不違天非兩平意欽者不怠勿若者不穿鑿
一說敬授者敬記之以為曆而授人也蓋此處未即授人只言曆為授時而作 正是
此下四節重考驗之作曆事也以考驗在未授之先曆象之後春屬東方木寅賓以下句都要在考驗上發揮寅賓驗于春分之旦出日察其所出之日果見于卯位果出于卯時否此測日影之事平秩者均次之以授人觀其所作之事果當于所定之時否此審人事之事春分之月其日宜中其星宜鳥于此考之此定中氣之事一春之月其民宜析其鳥獸宜孽尾于此驗春氣溫和此收民物之事合則人時不差而即敬授之不合即改正其人時而後敬授之註中所謂授有司只是一次序春令付与有司行之以驗民之行得去否非即授時也

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德性也允恭克讓行實也及四表至天地則放勳之所極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人時謂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分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孽尾

此下四節分職以考驗之恐推步之或差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和所居官次之名其測候之所則在嵎夷之地也寅賓者驗於春分之旦而識其日初出之景禮接之如賓也東作春月歲功所當興之事也平均秩序也驗其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驗於春分之日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也星鳥者驗於春分之昏以鶉火為中星也殷中也以是日中星鳥而驗夫陽之中為仲

夏屬南方火平秩南訛與民因物希革在一夏之月上說
敬致與永火正仲夏在夏至之一日上見敬致與宣實寅
饒不同蓋實饒是旦夕測其日出入之晷果在郊酉之中
否耳若夏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之故當夏至日中以
土圭測其景在午候否也若冬月當測候子時子在夜半
論于地中故不言敬致其日景耳註云日行至是謂至子
上也然春秋出入之景既定則冬夏出入之景可知冬夏
日中之景既定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
星鳥以象言星火以位言
革不訓皮希革謂毛希落而變易也

秋屬西方金平 生以驗秋之明中考民物以驗秋之氣

春也。析分散也。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
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
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訛。化也。謂夏
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謂以
一。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也。日永。晝六
十刻也。星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
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者。以氣愈熱而
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謂兩極之地。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
也。饒。禮送行者之名。蓋以秋分之莫。夕方
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
宵中者。秋分之夜。亦五十刻。舉夜以見日
也。星虛。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
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
鳥獸毛落更生。
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
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
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星昴。冬
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
陰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
氄毛。鳥獸生與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

冬屬北方為水平在察其何事之當行而叙之也此句上
當補日景在地中夜半子上不可測驗意朔方者見天運
循環不已朔易者見人事變易无窮

鳴夷南郊西朔方皆測候之所暘谷明都昧谷幽都皆官
次之名星鳥以南方朱雀言此星火以居大火之次言星
虛星昴以七宿之中星言四時分至之中星即二十八宿
日星鳥即井鬼柳星張翼軫也日星火即角亢氐房心尾
箕也日星虛即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日星昴即奎婁胃昂
畢觜參也

此節重置閏者文氣作于後算驗曆之前事蓋曆象時節
便要定簡置閏方法暮者以天与日會之期而言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是歷率一暮之全數有六日下要補天与日
會則視一歲之常數固多五日有奇而為氣盈矣若夫日
与月會則一歲共少五日有奇而為朔虛也使不置閏則
盈者愈盈虛者愈虛春夏易而時漸不定子丑易而歲全
不成矣故必抑彼氣盈之數退就朔虛之期全此餘日實
為閏月大略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消息停當
氣節差移積及一月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為閏焉大抵日
行中也天行過也月行不及也閏法却以月行為準以此
曆玄信治百官使百官有所憑按以及時整事則百功熙
廣美二句見閏法所係之大

義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
實以審推步之差聖人敬天勤民其謹如
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比日行而過一度日
麗天而少遲亦繞地一周而比天行為不
及一度及其久也而過與退之初度適兩
相值則天運一周日與之會所謂暮也其
日行之數三百之外有六旬又有六日是
氣盈也以一歲之較於一歲之常數則餘五日
有奇較於一歲之朔虛則餘十日有奇不
為之閏何以歸其餘邪故必以此餘日置
為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
閏則氣朔分齊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

天之進也即日之退處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

此下四節皆記去邪而未及任舜之賢故曰皆為禪舜張
本若時者順時以率百工治也乃是摠治之戒即後百
揆群臣之率以其才也帝之不然以其德也時字泛指氣
化當訟必不能順時為治矣

成以此信治百官則名實不乖寒暑不
易農功庶務不失其時而眾功皆廣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蘇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咨
訪問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
人而登用之乎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用也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
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也此見堯
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
病天下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若果是分理一事即後教養工虞之類方字有方與末艾
意鳩積累也僝宣揚也

堯之知共工驩兜非于形迹見之直見他心術耳

有能含順水之性意方命圮族則是拂人之性安能順水之性也堯知鯀之不可用而食堯其可用者何也想鯀之為人必^有十知者但不能順其自然之理而務為私智穿鑿不若禹行其所無事耳惟欽字可治鯀之病惜不能用也

采事也。都歎美辭鳩聚儔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遠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未詳。上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帝曰。徃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割。害也。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滔天。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堯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四岳與其所領諸

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歎鯀之美而薦之。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圮。族類也。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此也。異者。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言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堯於是遣之使徃。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

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

通節以德字為主。通見堯為天下得人之難。庸命。即巽位之命。明揚。註云。惟德是奉。只是奉一人有德者。非並奉以侯擇也。註云。六句見其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正是實德。克諧。以孝者。諧。弟以孝親。以親之鍾愛者。弟也。烝。又者。舜以善斬。染之故。親與弟。漸進于善。若激則不徒矣。我其試者。欲授之以事。以試其治天下也。即後歷試諸艰。意人之常情。或勉強于父母兄弟。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故女以二女。以觀其儀刑者。何如也。未必如志不同行之說。試哉者。非真疑舜。第有鰥。崛起事出非常。故試之以示衆。

人也

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帝以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明明，謂明顯其在位者。明明揚側陋者，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蓋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故堯將以此而試舜也。登，理降下也。媯，水名。水北曰汭。媯所居之地。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

舜典

舜典一篇當分三大段看。首三節是第一段記舜德合堯，而可揖天下。自正月上日至遏密八音是第二段記舜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克，從也。無違教也。此為司徒之官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時叙，以時而叙，無廢事也。四門，指四方之諸侯。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而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

虞書卷上

六

堯而揖天下之事，其及堯之終者，心見舜居揖之久也。自月正元日至末是第三段記舜受禪于堯而求賢以紹堯，致治其及舜之始終者，正見舜禪位享國之久也。首三節記舜德之盛，以見受堯揖禪之本也。重華五字一氣串說，重華上華字須知他本原，重者層見疊出之名，物者胎合相配之名，哲明恭塞四字是德濬文溫允四字是形容其德之盛，須順文發揮，不可倒轉。濬哲句在心上，體認溫恭句在躬行上，體認既曰重華，又曰玄德，何也？蓋自其德之光輝莫掩，則謂之華，自其德之幽潛未見，未嘗顯達而措諸事業，則謂之玄，非有二也。位即下節之位。此見舜隨所處而無不宜，正以驗其德之盛而可禪也。慎六句當與堯典以親六句參看，皆下句重要得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言。聖人如此，而天下即如此也。慎句上補舜承堯命而為司徒句出來，下做以慎徽納賓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慎徽者，敬慎以敷五典，使民優游厭飫，自得其天性之真，蓋善用其教，乃為徽美也。納者入居其戚，有順時為治，亮采惠疇等事，賓只在禮接上說，要得和

氣動人意納大麓亦是一時相度非兼為司空也弗迷見
舜鎮定之素俱是盛德處
此充稱舜之德著于功而致異其位也詢事底績即前司
走守官之事

命之揖序

此至天下咸服只除肇十有節余皆舜攝位時事
在璿二句串當用過云若此者果何以哉以齊天之七政
耳玕之為器以璿飾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者衡之為管
以玉為之所以窺玕而驗七政者玕衡上已有象其遲

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而舜
行不迷其度量之絕人如此。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

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
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
帝位也舜則讓於有德
之人而不嗣其位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
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也。

在璿玕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玕機也以璿飾機所
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

速順逆在者精察于管窺之際齊者合一之謂

或主歲差立說蓋變動而不可執者七政也一成而不可
變者璿衡也惟參考于妙忽儲差以協天之七政也

人主荷神明之統則必歆合其百神故次奉祀典上二句
是上之天神下二句是下之地祇獨重類上帝一句下皆
推及之

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玕而齊七政之
運行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
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璿衡以齊
七政蓋曆象授
時所當先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類裡望皆祭名類者非常祀而祭
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也裡精意以享
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詳見祭
法山川各山大川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
徧也羣神謂五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
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
也告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主擇侯王之樞則必屬連其百國故奉觀典首句要補
當月正之口出來輯五瑞只是徵召他執璧來朝乃日二

句一串事謂驗之而即還之也乃日者及其詢察以知其方俗利弊之詳盡其禮意以昭吾接遇綏懷之道四字勿平正始意要在班班發揮

此舜揖位時行巡狩以維封建事王帛生死只是執之以見不是舜去受他的正朔制度禮器皆要見出自王朝而侯國所當遵行者一同修如皆欲其無異于王朝耳時月積于日度量衡生于律註中精粗本末意不可失五禮有隆殺厚薄之殊乃風俗所于修者本其廢墜以同王朝揖讓之治使天下風俗無異也五詭有尊卑等殺之分乃禮數所在同之以同王朝之等威也卒乃復見事完即行不擾民也

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輯五瑞。徵五等之州之牧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見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太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也。五玉。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所以為贊而見者。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以之制樂而節聲音。以之審度而度長短。以之審量而量多少。以之平衡而權輕重者。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立言之叙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

此定朝巡之期五載作肩一巡四朝正合是五載敷奏三句專言群后述耿之事敷奏以言群使之也三句相承說

之風俗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至于廟而特牛祭告。出告及面之義也。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民功曰庸。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此舜既即位經理天下之事也。別州域表州鎮防州患。三句平看。然山川皆州中物。略以分州為主。冀青地廣。則德化難周。故分之。濬川不甚用力。蓋因禹治水之後。畧疏導以防其微耳。蓋恐其久而復湮塞也。

象五句立法之常經。背二句權衡之宜。背灾怙終。蕪指五刑。鞭扑言欽恤二字。串即寓上七句內。謂舜之制刑。若是不同。然其心之持重。敬畏。惟以刑之不當為憂者。固寓于條理。權衡之間也。或以欽刑。就刑看。不是。生刑。輕則易犯。故有象刑等。死刑。重則難悔。故有流宥等條。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也。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以防水患也。此一節泛記舜所行之大事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五刑之正。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也。

此記舜用刑之當四人之罪由輕而漸重具法在流放竄
殛之輕重上四罪要點以天下之怒為怒意咸服不唯服

流宥五刑者。流遣之遠去。所以待夫罪之
稍輕。雖入于五刑。而不可加以刑者也。鞭
作官刑者。本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
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
之輕者。若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之刑。而
情法猶有可議者。則使之贖其罪也。此五
句。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
青。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
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
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
于刑。則雖當宥當贖。而亦必刑之也。此二
句。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法之權
也。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
可以見聖人好
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其刑之當加而且加之當其輕重

幽州在北崇山在南三危在西羽山在東各置一方不使
聚聖人亦有深意矣

刑要識辨相克施澤于民意

還作服畢之年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
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
法也。服者。服其
用刑之當罪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

喪。為之服也。密。靜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
隆厚。故圻內之民。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
四海之民。應無服者。遏密八
音。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受終告攝。此告即位。
蓋喪畢之明年也。

此謀治于內臣以倡外也詢是面任之意非商確之謂關門廣美路明達、民隱招來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士一家也耳目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疴瘵疾痛一身也

此謀治于外臣以承內也重在牧養其民上諸侯固各收其民然或私其國牧所以通濟之也遠近就各州之中言足食以遂民之養柔能使民皆化而得全其養親君子以輔吾治絕小人而不使害吾治使民得安其養摠來是一箇中國順治曰蠻夷率服只是形容得中國之治已成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停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州之牧。養民之官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畧而後其詳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此求百揆之官蓋揆度天下之庶政而每牧侯伯無所不摠者也有能要見知道而後可宅百揆意亮來惠疇四字舜平而意申即是奮庸熙載須要照應一貫看當時紹堯致治何用奮迅激昂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當存奮迅之心乃有日新治熙載只是不廢隆堯之事非有加于堯也汝平水土當申看禹之謙真見己之不足人之有餘非虛讓也汝往哉句含懋字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載。事。惠。順。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時懋者。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稟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兪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也。此下三節。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阻飢說得活不可謂天下之民皆阻厄于饑也播時百谷言當教民因天時順地利以播此百穀也

不親不遜詞平而意卑教字在教化為重務上見不可忽
寬字即在敬敷內要重民心不可強上發揮須得申命他
終其事意

古者教人只是欲人復其性之同然故必優游以俟其自
悟不得以文法把持敬寬只一事不寬不可以為敬

刑流俱在中國寇賊奸宄上看三就要見罪不至死聖人
沈欲曲全之三居又以情之輕重為地之遠近四句只開
一說其法之有等見得不可一律而施意工夫独在明字
上明者明察其輕重遠近之宜也克允二字正見得不可
不明意勿看作效

失之于并救教化而後有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上古
無大夷狄亦无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
足矣

百工之事資于民用皆有自然之理存焉古人制作
惟能順其理故能尽乎物宜而精後人制作惟不必順理
故穷乎人意而淫若字諧字義同皆是順其理以作成器
而不幸私智穿鑿之謂

有巧思非以作聰明為巧乃是行所無事之智知所謂智
譬則巧也

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以順物之性也聖人以萬物為
一体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

五品五者之名位等級也敷布也。以五者
當然之理而布為教令也。五者之理出於
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也。自其氣拘
物蔽始有昧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
者。故必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其
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耻
之患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

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

允

猾亂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
內曰宄。服。服其罪也。三就。謂大辟棄之於
市。官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
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
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
等之居。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
則千里之外也。然又戒以必當致其明
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

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

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殳斨伯與。三臣
名。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

天子為天地神明之主而典其尊卑昭穆之禮者則秩宗也。有能字重不徒知禮之文而直達禮之本方是夙夜二句示以事神之道。主心言夙夜惟寅直言不特叙秩其禮之時雖未祭之先當時敬以直內可也。惟清根質直來無工夫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欽哉。功即此二句意。

樂之章理精微功用廣大未易與者。胄子異日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教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而感乎性情也。直

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能罷。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固。都著以樂教之如此。上看詩言志三句。推入声。所由生律。和聲。推入声。所由和。四句。乃作樂之本。以時尚未被之樂。至八音。起乃樂也。八音。二句。串克諧之中。聽之者。自不覺其倫次之相侵。言樂之和也。神人以和。而况胄子乎。

律有阴阳理數物之。声出于自然而人之。散乃發于有意出于自然。則合節者多。發于有意。則合節者少。律則寫其所為。中声者而已。在氣為中。在声為中。在入則未發。与發而中節也。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虛。簡者。必至於傲。故防其過而戒禁之也。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蓋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心之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既有長短清濁。則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防奸為是為治極要事諛說之於行震師亦是在君命出入之際風夜出納朕命開說乃納言之我當然也但重在惟允二字上

敷下承上問而陳之奏不承上問而自陳復謂使臣復命逆謂庶人自通于天子其勢甚逆亦曰朕命者以其皆違于天子也

欽哉亮天功一串勿斷惟時二字不重時是也或作乘時之時云通

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分比者是感化而歸我得分別其善惡也重歸化上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

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其效如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此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欲保其治於無窮如

虞書卷上

十四

堯典一篇曰欽明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曰敬致曰寅饒曰往欽執諄以欽敬為言舜典一篇首曰溫恭曰慎徽曰欽恤曰敬敷曰寅直終之曰欽哉也無非一敬之所在古帝王傳心之要法真不外此一字故蔡子曰此書中開卷第一義又曰一經之全体不外是

此篇記禹保治之心及揖位之本也文命二句抑揚着上句當輕文命敷四海根治水功成說來要象人臣事須把帝舜為主禹特輔之意祇承于帝言帝有保治之心而禹敬承其心以陳謨也

聖人之心至誠無息一有息焉則四海之大吾心有不貫矣此禹所以必陳謨于四敷之日
克服不但心上知得乃實致其親也內要點修政化民意乃又敏德要根君臣來有常又常敏意此見不可不親意非以效言

俞指上一節茲只指君臣克親嘉言三句推克服之效為甚大與政又敏德平層正見俞之意稽于四句本克服之事以見效所由致時克只就事上說而效在其中矣觀總章之問其咨之款側陋之揚可見

此益因舜惟帝時克之言遂贊先以寓勉舜之意也帝德在心休上看廣運一直說聖神文武即廣運之所變化者四乃字正見變化不測意平看為是武文亦都在心上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皆是天眷之如此

此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必然以見君臣不可不克服也惠迪有克親意在惟影響有同時並出由中自致之意

下文所云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祇承之言也。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蓋不敢自謂必能。而舜之克艱。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此益贊堯以勉舜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傲戒暗含心事無慮著文命四敷來要點治道已隆意出
罔失九句俱要見傲戒無慮意須說得細無怠二句是傲
戒無慮之功効逸如菟田狝狩等事樂如飲食男女等事
疑謀二句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如周行坦平何
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疑疑謀之所用也大
意謂謀之疑者狹小之謀也則勿成之凡百志慮之所畜
惟惟于合理而廣大者成之為惟字中却有成的意思死
怠以念言死荒以事言來王內須要中土服從之意在
法度指一身言逸謂縱體樂謂溺心欲字只可作願欲之
欲非貨色游畋之欲也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也人情
未順即是義理未安處

惠順。迪道逆。反道者也。禹言天道可畏。吉
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
見不可不克艱者。以
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
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淫過也。當四
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
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游淫。言此三
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
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
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

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佛逆也。九州之外
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
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
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此其懲戒之
深旨。所以推廣大禹
克艱惠迪之謨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益言傲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
其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當善其政。政非
徒法而已。在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
民之政也。修者。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

通節重保治之意。禹陳其道之當然。若始終本末具如此
耳。不可以已。未始平分德惟二句。泛論不必平。只是引
起養民來。養民內全下文意。謂內有以養其心。外有
以養其身也。惟字在字當玩。惟修惟和。就用功說。惟叙惟
歌。就成功說。戒董意。輕重在功。上蓋畏慕有時而忘。不若
以其出于民心者。而感乎民心。使民思其前日成功之難。
則心有所樂。自無時而忘。使字要講上之人。致其然。不可
講民自然勿壞。

三事不出六府外。然又另為三者。蓋六府天地自然之利。
聖人因而脩之而已。三事則聖人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
右民也。

重地平天成句所謂推其功者正推本乎此也但只渾
說勿露出禹來允治者因禹而云信乎其修和也地乎天
成帝天施地生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故地
乎而天之功始成未賴即賴此永治時乃功非徒歸美見
禹以躬致之則必不肯以躬壞之矣舜亦助意

以補其不及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故為
之傳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
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
所乖。則無不和矣。叙者言九者既已脩和
各順其理。民享其利。而不汨陳以亂。其常
也。歌者以九功之叙。歌詠而樂其生也。然
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
保其久而不廢。故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
美之。其怠於事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
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
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踴
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
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時乃功。

文命至乃功重在禹欽保治上此下至末則舜命禹揖
位之言及禹揖位之事也。與上毫無干涉。不急作勉禹說

禹之功。脫民于昏。極以全其生。暴之功。使民復所受之中
以全其所以生。故禹自以勤事之勞。不若皋。導化之厚
居位在于得民。而得民之本在德。故禹以罔克。迓種。不依
民懷。為言種德。就刑罰。上看刑凶。器德仁心。故必迓種。至
威之中。而至愛者。禹有文法。不能拘意。念茲四句。各重下
句德及于民。便是功。

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者財
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者人事之所當為
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
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
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總率也。蓋命
之攝位之事。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
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

臣庶指民明刑三句一氣下蓋期于治還。稱教寬說
刑期于無刑方是說出他用刑之本心時字指協中乃功
指明刑美意懋云者勉于功成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也
便有不命拜位意思
正是法制禁令所以禁民之惡者非即刑也

服之帝當思念之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
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
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
於心。亦惟在於臯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
有易之者。惟帝深念
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
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
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
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
於中道。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
矣。不聽禹之讓。而稱其美。以勸勉之也。

看上臨下其体自當簡統御萬眾其道自當寬簡字從臨
字來寬字從衆字來臨下十句都要挑德罔愆意罰弗四
句是帝之仁厚行于常法之中罪疑四句是帝之仁厚溢
于常法之外洽字浸灌洋溢之意末云民之不犯有司固
帝德深入于民之所致也豈曰明刑之功
下或云作民不辜不經當時豈有此事只是推舜之心必
至此耳
若無刑故無小一旬好生之美亦不備過慈近于姑息及
所以害仁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簡者。不煩密也。寬者。不急促也。父子罪不
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
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
刑。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
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
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
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
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橫縱。與其殺
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以自受失刑之
責。是皆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

俾字二句一直說俾字有明刑弼教意風動形容順治之象要見教化四達意惟乃二字極重見不可復歸功于子也

俾字外莫道出皋陶
澤水常入以為氣教之適然聖人以為入事之未及故曰
傲子也成允成功俱着治水說蓋古者任官必敷納以言
明試以功也不自滿假只是一味勤儉更不滿足寬假耳
矜者挾之于已伐者夸之于人自澤水至爭功四段一功
一德各自作偶平看子懋二句揔括上意說來又深一步
看階級在躬以其功德知之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道心合下先得但有此形氣道心便
隔了一重然道心即在這裡
人心有知覺嗜欲无所主宰則流而忘返不可抑以為安
故曰危道心是死声死臭之体故曰微中庸序說或危始
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最直確

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
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勝其好生
之德此其本心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
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
民心則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
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

帝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
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
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澤水傲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

此舜復申命禹必使攝位也允信也禹奏
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則既矣
於人矣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
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
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懋
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
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
帝王相繼之次第是時舜方命禹居攝未
即天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
故微惟能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危者安

人心得其正便是道心非有兩個心也人心是上智不能死者惟危惟微是論其常見中道之難也除却人心更无道心可覓故須精然道心不可雜以人心故須惟一則有以審其中于危微之介又有以操其中于危微之間則人心所擴孰非道心道心所存孰非中道而信能執其中至執中雖在事上而中之理則在于心也

言謀俱就在人說

可愛二句泛言衆非二句正推其由也欽哉三句透下而歸重在敬修上可願即中也惟精惟一勿聽勿庸敬脩也四海二句反看惟口句要抑揚只是見不可多口之意加合則為好寡爭則為戎朕言不再示不可復辭避而相与多其詞說意

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聖人以天下與人并傳其治之法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謀於衆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言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

願欲者不可使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善於政也故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好善也戎兵也言利害之幾可畏如此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

曰毋惟汝諧

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曆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蔽斷昆後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

此辭深止禹之辭也註中人事指言其功德處對卜之天意生來朕志四句言不用更枚卜也卜不習吉言一人既吉即當從之不可更枚卜而待其重吉于他人也一云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固辭中有朕德罔克枚卜功臣二意惟汝諧指盛德大功幽明盡協

此記禹即位所行之大事
惟時句見當時四方無虞惟有苗之梗化也昏迷不恭
惡之源侮慢至之咎皆其流正是罪之可伐者有勳不必
說到誅之只是正其罪而使之順命率教是

此節大段見加之以威既而未服其心感之以德未久
而自服其心也惟德至有苗四層而當以惟德二句為主
下以天道人事鬼神三通講蓋謂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
之易見感諸明之易不若感于幽之難而以此比例有苗
也天為至遠而德可動是德之所感天遠弗届也損益以
數言凡人事物一一皆然天道以陰陽消長之理言不必
專指日月寒暑講誕敷只是專尚德教如初而威武不用
耳非真有加增擴于前也于羽之舜是有虛常像雖是
見得文德之象然不可以及文德之安也于羽非日舜
遠然此日舜適然比日有苗來格兩相無心者也

不待重吉也。諧者言惟汝
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故
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堯廟。總率百
官。其禮一如帝舜
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弗率。不循教命也。徂。往也。征。正也。往。正其
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奉辭。奉帝之辭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

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

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
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謂惟德可以動天。
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
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所謂虧盈益謙也。

篇中大。有知人為安民之要。先務知人。安民二事。為一篇之體。要而迪德一言。又為知人安民之綱領也。允迪有友躬實踐意。主君說謨是將。美稱是匡。夫明者知無不言。无不盡之謂。諧者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之謂。皆主臣說又。要見君當迪德以為納忠之地。意慎修句一直說下。傳叙三句無工夫。只承脩身說來。脩身只是備吾身之德。以立

負罪。自負其罪。引慝。自引其慝。祇載言舜敬其子職之事。變變齊慄之容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况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干羽。皆舞者所執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也。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萬化之本。不必尼知行。悖者思誼。篤叙者倫理。正勵置其勉力。輔明若事。要得推廣意。

一說謨主臯陶弼主匡。謙見察。謙不悖。主君心言。唐太宗之聰明。非允迪也。後諫非誠心也。故忠言有時而不見。察直言有時而反取忤。慎修是慎獨正心工夫。思永即至誠無息王道无近功意。洪文帝清心寡欲。庶幾修其身矣。而孝以寡。過為足民。以休息為期。蓋不思永也。

此臯陶復推廣允迪。謨明未及之旨。知人安民則仁知之德。迪而家。國天下咸被其澤。兩在字有兼盡意。禹曰吁者。非不然。其言以知人安民之道大。而難盡也。知人有現德于素履之實。度德于定位之宜。二意安民有立教以感化之。修政以激勵之二意。知人則哲以下句。形容二者兼之。之。誰哲即是知人。惠即是安民。非有兩層。能官人凡用之。當其才置之。得其所。皆是黎民。懷要在民。衷無不和。民心无不効。德上着能哲而惠下。要補能官人黎民。恆出來。

臯陶言為君而信。猶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如何者。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去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茲者。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臯陶推廣允迪。謨明之義。而禹復俞之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言帝之誰正歐帝舜之不可忽易

自此至代之是知人智之事此條重在知所以取其人寬九句即所謂之行有九德也寬是德果是德中自然美處若寬而不栗則便是偏于寬若有了寬又去尋個栗來濟之亦不可叫成德自然蓋此九者只據已成地位言之栗炭密也謹愿者近于卸補而無恭恪之禮節才過入者患恃才而不敬擾是為人馴順死乖疾意不果斷則為撓阿庶者中有主而外有守非徒簡也剛以性言謹以志言塞以心言義以事言剛健者多強所不知以為知易至欺罔

臯陶因禹之命復推廣其未盡之旨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言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也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知有苗者不足遷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如共工者不足畏三者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之大也此一篇之體要九德而下知人也天叙而下安民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而無篤實也九德既見之于行者言有常不止一事見其德其爭其爭皆見其成德之安也

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曰宣曰嚴只見其有常耳非進其未至之意後明亮采言以之為大夫為諸侯必能如此皆豫稱其德之宜于用非是已曾去做也成事者見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在國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在官無一遺野者二句串着師者以義理則同道相益以國事則同心共濟也村既及時趨時也一串

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事為可驗也禹曰何者問其言也亂者有治才也擾馴也正言而反應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浚明亮采皆言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使之益著

此即端用之本無教二句一連說一戒一勉意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戒遠欲而存兢業則以心清明剛健于我無所不洞燭不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其幾而畜之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必須任官不可使曠非謂無其人之為曠謂非其人之為曠也下節即天工人代之目知人安民實非判然兩事

有其六。必日嚴而祇敬之。使之益謹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俊乂皆在官。使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百僚百工。皆謂百官。撫順也。五辰四時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遠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教。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禍患之幾。藏於細微。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廢厥職也。天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

此下二條乃安民仁之事。此條正陳安民之謨。雖君臣並言。意當歸重君身上。五典出于天。其倫叙本來原是有常的。但人情因物有遷。不能不消耳。故正之使歸于厚者。惟我五典出于天。其尊卑等級之品秩。本來原是有常的。但人情縱欲敗檢。非厭常即苦拘。不能不変耳。故用之使有常者。惟我衷即典。禮和即序。序實恭。是以序序的根源。非此則典。禮皆虛文。序皆強世用。然有教化不可無功。懲且古缺一不得懋。謂不因仍苟且。必使賞當善。罰當惡。意

皋陶論知人安民。一根本修身。故于知人中及于兢業。于安民中詳于奮發。懋勉。凡論治道。何嘗離君身

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

懋哉

叙者。五。音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衷。即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而民彞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此節見民之不可不安天無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及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即是天自古論君道必本于天論天必主于民

禹臯摠欲帝舜之行意可底行見勿以難自阻也底績就係官入黎民懷上說未有知非謂不可有功但不敢計功一蓋底績還要顧力行何如惟日贊帝之行而已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言天之聰明因民之視聽天之明畏因民之好惡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民社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

於行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曰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通節重保治上思日孜：在心上說便有艱難易忘乎成惟保意在洪水三句擬起水患當治意乘四載而隨山刊木治水之始也決川距海濬畎距川治水之功也懋是禹勉之迂有無化居以山林川澤之貨而易其粟粒也此則水患悉平後的事自予乘至化居除害必先大而後小故畎澮治于山川之後與利必先本而後末故懋遷在于播種之後乃粒者見方今始得如此作又者見方今始與現其詳述之古句：有個艱難意思蓋戒之意寓乎其間所謂孜之義如此師汝昌言君臣當法其言以保治也

以即正改之事聖人不畏無難而畏多難慎字要見世
之治意安汝止存乎中以應外也惟哉惟康制乎外以界

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
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
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四
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也禹治
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
也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
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距至濬深也
先决九州之川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
水使各通於川也播謂布種五穀也艱謂
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懋勉其民有
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
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
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欲保其治於無窮
故臯陶以其言
為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

其中也欲安吉心之止惟在哉上計個安穩處事理之在
人心有動有靜則未形動則已形惟動而未形在有無
之間者是謂哉只于此看破便自物有定止幾動不著
然後有個安穩處是事理之至當人心穩處也不可分
稍平看此君自修于內弼直是臣輔德于外惟動三句
得天得民乎看昭者明白正之意要見位本乎人心之
歸者益固位由于天命之所与者益隆而治可常保音

臣為我隣：在我臣要上下一般說話模為反復咏嘆意
至于臣之當鄰必隣而後可謂之臣意但繳在言外可也

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
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帝深
然之所止也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
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
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
事之安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
愆糾繆之職内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
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應罔有先意
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
用休
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此節體認臣所以為鄰之義明白君臣相臨雖有懸絕之分而其相須實有一體之象四子字與四汝字相呼應言我欲如此則便資汝如此以副我之欲其義這等切至也左右是教宣力是政或云左右有夾持意貼肱宣力有達遠意貼股六通予欲觀古人三句對予欲聞六律二句以五句對以出句明者錫服以章人之德必使服與德稱而无僭踰之失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何以察得治忽之實蓋出五言即朝廷頒韻語以教民者納五言即太史采民風以達于上者本有治忽之實在內故以此言合于五律和之以律而播于八音以為樂之和則政和可以聞樂而察其治樂乖則政乖可以聞樂而察其忽自予聞至五言當一氣說而治忽須無上下看方得出納意思听即察也不徒听其音而已有維持挽回意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入言。隣以職言。反覆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言我欲輔翼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布其力於四方。則

宗彝。廟中祭祀所用之彝。尊刻虎。雖于上有虎。髮雖彝取其孝者。取祭祀之孝也。非取虎雖之孝也。

采與色一也。指物言之曰采。指施于繒帛言之曰色。

後言不作背毀謂面則從之而退始及言也。四隣正指股肱耳目言。

資汝以為為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繒也。以是六者繒之於衣也。宗彝虎雖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取其斷也。黻取其辨也。絺者紵以為繡也。以是六者繡之於裳也。繒與繡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六律陽律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

上欲禹及忠直于己此欲其教忠直于人通節只見得不
忠不直之人教之極至而不改則不免加之威也頑諂
乃當時已用的侯明捷識固是教納言時颺亦是教小人
與君子雜處无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侯以明之則其
心畢露于外必將自恥又捷之以勵其愧耻于一時又識
之以堅其愧耻于悠久正所以全其生理也時颺時颺
之一人不止觀一次而已使之日改月化實寓教誨之意
于其間

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御哉
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
在時指忠直而言侯別侯也明者欲明其
果頑愚讒說与否也捷也懲之使記而
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也聖
人不忍以頑讒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
使之迁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
工掌樂之官也格改過也承薦也又命掌
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
改過与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
改然後刑以威之聖人之教不忍輕於廢

通節言用德則如此加威則如彼以見加威不如明德也
光純德之發用上者蓋重華无怠帝之德非不光矣但德
刑並用則是德之光純未大也必反其所以用刑者而專
尚乎德可也共惟：字訓思字數納三句正奉用之道數
納是黎獻始進時數陳其平生所蘊之忠直以納于上也
黎獻以多汙為盛故言庶誰敢二句摠承明德來賢而善
用之 串不特指德不能致遠方之美而用之無道惟加
威于頑諂也

人也
如此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數納以言明庶以
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數

同日奏罔功

共同也數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
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
意謂庶頑讒說加之威不若明之以德
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
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矣
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
舉而用之尔數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
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

此禹勉舜地威以化頑而舜則以服頑之不可廢威也死若者戒舜之傲正所以勉其德也二字直貫至厥世娶于至五長皆創若時之實分三段度土功平水土也弼成二句疆理天下也州十有二師二句經理天下也各迪有功是形起苗頑弗即工當緊帶說度上功而謂荒大者言合天下而相度之也五千見聖人遠近同其治師長見詳畧異其宜揔見廣德教意各迪有功謂各蹈行其朝廷之政教有功緒可稽也句：要形容他汲：不暇自逸意思念我若懲威傲而修德以化其頑也迪德即迪功乃功惟叙者即至治水弼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卒也承是輔其所不反之意明刑者法申明則威嚴著將使有苗听風自服有以收夫順治之功還帖中國說

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小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頌頌不休息之狀。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娶塗山氏之女。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呱呱泣聲。荒。大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四面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非刑法之所可廢也。

此節是以聲樂感通之妙而形容帝德帝治之盛也另是
一特說話作文以史臣口氣講

樂有聲容此只在聲上說樂以入聲為主詠者詠也間
者間此也以間者如堂上之樂既歇而下數者作也以詠
歌詠詩章也一詠一間是蕭韶之一成如是者九為九成
則和之至矣

樂有八音鳴球石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竹音也鼗鼓革音
也祝木音也故以上為之土音也笙匏音也鏞金音也

合止祝故要看得分曉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合止擊祝以
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繼作及
其將終則操故以止之是謂一成也特堂上絲石皆輕清
而此列于堂下故言于堂下耳

八音以石為君而韶樂以球為首
諧在心上言德讓則由心而達之外貌者也率者无一之
不彜允者不特外之諧而已

此記有虞君臣交相責難以見保治靡旁之心也保治在
勅天勅天之要在時哉作歌作保治之歌也惟時惟哉正
是勅天工夫元首起而百工熙一由于股肱之喜此所謂
責難于臣也喜謂樂于趨事赴功後世人臣正 无此心
然句：要影時哉說與事考成之欽正是念哉處與事即
所謂喜也臬謂此在入君率作之慎憲即率作中事屢省
屢字要見以時率行之意明字要得摠其大綱不察小
務意蓋不明之主務察而多疑故以一人之身代百工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故。笙鏞
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搏。至。拊。循也。樂
之始作。升歌於堂上。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以合人之詠。歌之聲。故曰以詠。丹朱在位
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
矣。下堂下之樂也。樂之始作也。擊祝以合
之。及其將終也。則操故以止之。蓋節樂之
器也。鏞。大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
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蹌。行動之貌。言
相率而舞。蹌蹌然也。蕭韶。舜樂之總名。九
成。樂之九成也。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言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
感人。則羣名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

皆由舜之德。如天
地之無不覆壽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磬有小大。故
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
難諧和也。石聲既和。則八音無不和矣。百
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庶尹允諧。則人
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臬陶拜首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為即是業勝此阜陶貢雖于君俞字要把阜陶一段歌意
發之性欽要把帝一發歌意發之詞不可平而意相開

蕭韶九成舜之治已極于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
至微治功雖已極至心本无極也

按大禹篇首曰克艰次曰患迪曰儆戒曰无怠无荒曰不
怠曰克勤克儉不自滿假曰不矜不伐曰精一曰勿听庸
曰欽哉慎位曰敬修其教苗之罪則曰不恭曰侮慢其欲
格苗之心則曰齋慄曰謙无非以敬不敬為言鼻陶曰慎
脩曰迪德曰兢業曰敬其亦不一箇敬字之義益稷篇
禹曰攷曰慎位曰安止幾康曰无傲曰念哉无非愛勤
惕勵之言一此心之敬也舜曰欽四隣曰祗厥叙曰勅天
時幾曰欽哉亦无非愛勤惕勵之言一此心之敬也鼻陶
責難之欽念亦无非欲舜之敬德不已信乎敬之一字書
中開卷第一義也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隋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
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
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
言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
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矣大言而疾曰鵬
鼻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
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
紛更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
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二者所當敬而
不可忽也此鼻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
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
義也鼻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
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必懈
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

作歌而責難於臣鼻陶賡歌而
責難於君帝拜者重其禮也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分別土地以為九州則知地勢之高下以
為治水之先後矣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
木通道以治之則知水勢之緩急矣定其
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別州境則知
水勢之出入矣三
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交河之西雍河之東
豫河之北冀州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

敷土則知何州景下治宜先何州景高治宜後而治水之
功可施矣隨山則知何水可以入海何水可以入河而治
水之功可施矣奠高山大川則知何水屬何州之中何州
受何水之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三事都是禹始初治水
大開目處故史官揭之篇首

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冀州三面距河為惠本大况帝都所
在治尤宜先此治三山乃導河以入海創新而也

壺口蓋在河之口禹之治水皆從下流使之入海則上流方可受納壺口在下梁岐在上先治下流使之入海以殺其勢而后河道之在上流者可開河道既通則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于河為

冀州之水自河之外莫大于汾此修二功以導汾而入河因舊功也

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既者已事之辭經始治之謂之載禹受命治水始於帝都壺口山名乃河水南流之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

治梁及岐

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勝水出於岐山東北流注於汾二山亦河水所經治之所道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汾水出於太原經于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本河汾既治東重漳水旁地平不重水治

各州土平處雖皆因水治然澤土亦各有工夫但易為力耳

厥土蕪穀土庶土色白非若充之黑徐之赤与五色梁之青黎雍之黃而同于青之白也性壤非若充之墳青之墳且斥徐之墳墳楊荆之塗泥豫下土之墳壚而同于豫土上之塚与雍之塚也

賦之高下以多寡較田之高下以肥瘠較通節以先賦後田及賦高于田立意冀州以土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之時多而上中時少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地之近河者也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襄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一名清漳一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

厥土惟白壤

柔土無塊曰壤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豈皆白壤蓋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土既辨則可以教民稼穡可以因地制貢矣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於田四

此節亦本河治而言

等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於田者賦非盡出於田并與塲圃田園漆林之類而征之也餘州則皆田之賦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曲陽縣東入滏水衛水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作者洪水之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此乃聖人制之為常貢者非謂水土平而彼自來也圻內不制貢以已征於厥賦之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在河口海濱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蓋冀之北境皆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遼濡潯易之四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濟者非止于濟且跨而過之距河者未至於河但以河為表識也餘州類此

九河既道

九河河水之所播者也詳見孟子集註既道者禹為之導而水道已順也

海汪洋無涯言碣石以誌之碣石背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貢道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朕臆也冀州三面距河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此

扱者跨而有之也距者望而誌之也

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以西岸有山以為之限也惟河流至兗行于平地河勢悍強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不得不然禹特順而導之既道者是既順乎新之道也

九河三節以河濟立意
会同者謂二水通運合一也

雷夏既澤。

雷夏澤名。濟水之所鍾也。洪水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灘沮會同。

自河出為灘。自濟出為沮。二水河濟之別異源而同流者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也。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可以桑蠶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患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充徐揚為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生。今既如此。則百谷五才可知。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繇。茂條。長也。言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織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究之貢道有二

青州即齊富強之地

可為封畛言可登為田也先言土者嶋夷為青州邊界无預于淄也

浮于濟。漂于河。

漂者。河之支流也。濟水南入于河。漂水枝分于河。皆與河通。故究之貢賦。或浮濟。或入州之貢道。皆以達河為至。達河則達帝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嶋夷既略。

嶋夷地名。畧經略為之封畛也。獨言嶋夷者。舉遠以見近也。

維淄其道。

淄水北至都昌入海。淄水東至博昌入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循其故道也。獨言維淄者。此外無餘功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岱畎。岱山之谷也。絲。枲。取之可以為衣。

通節以海岱為主。萊夷不過附見耳。鹽絺二者。槩出于州海物之雜。出于海絲。枲鉛松怪石五者。出于岱。檿絲入籬者。出于萊夷。作牧。不重。

按九州之首。皆王國之用。不可缺者。列而言之。不外乎服食宮室器皿之需。禮樂武備經費之用而已。至于貢之次。

序或謂善者為先或謂多者為先愚謂兩物並善則先多並多則先善二說不可偏執也

誌三境者恐嫌于青也

服紵可以為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可以為器之飾也。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言可牧放也。歷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

浮于汶達于濟

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與河為遠。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由濟達河為便。故言汶而不言淄者。有入海入濟之別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故西不言濟也。

淮沂其乂

淮水發源於桐栢。沂水發源於艾山。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入海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入泗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藝者言二山乃淮水所經。淮水治則二山可種藝也。淮沂乂而後蒙羽藝。此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乃濟水之所絕也。謂之豬者。水蓄而復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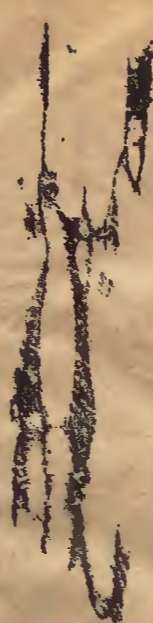
東原底平

東原平地。在濟之東。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

既猪者向已為澤。今復其舊也。若既澤則向未為澤。今始為澤矣。

漸包不可今州木

通節以禮樂立意五色土与夏翟礼之用也瑟琴与簠簋之器也祭礼荐食服飾制度礼之不可缺也
几建社土封東青南赤西白北黎中黃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也。因也。

土結曰埴漸進長也言其日進于長而

不巳也包叢生也言其叢生而積也。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為上封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其羽中旌旄之飾者孤桐其材中琴瑟之飾者濱水傍浮磬石露水濱者蠙蚌之別名也

珠為服飾魚用祭祀夏翟之出於羽畎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可為齋祭首服也纁縞皆繪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泗之西有灘灘出于河而東入于泗者也則自泗入灘由灘而達河為泗之上有洑洑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則自泗入洑由洑而達河為皆逆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見有泗達河分兩途

楊州惟彭蠡最大：水治則衆流皆可治故三江震澤皆
因彭蠡豬米既豬即所謂東匯澤為彭蠡是也陽鳥句不
重只是驗其豬耳
楊維比邊淮而于徐已書入海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
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奉
二水以見揚功之告成

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
三江不通太湖所以唯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
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
克底于定二者俱有工夫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郡合江東西之諸水跨
豫饒南康之三州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言澤水既豬洲渚
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
江并松江為三江三江之源出于一而其
流分為二既入
者已入于海也

震澤底定

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即太
湖也乃跨三江之上流底定者言江水既

先言竹草水之述其生而後言土性者以塗泥未易辨也

楊州之田丁之夫而江浙之民往之無田可耕

織貝以下歲貢之常厥包句就通州者非歲貢之常
貢金三品致之邦國者見天子無私求无私藏也
古荆楊有木貢有則貢之棟宇器用有所需則用之甚備
而易共也後世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于深山窮谷入
迹不到之處懸崖吊橋艱難萬狀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
水泛漲方底大江

入于海則止于
定而不震蕩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蕩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
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
水其
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以土性惡也賦第七
等雜出第六等者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

夷卉服厥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取之可以為
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筈蕩之材中於樂

錫貢者二州楊荆雍也

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江水經流于中與海為近與淮不通者也故其貢賦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曰衡陽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狃包其南也荆山有二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

江漢發源于梁而合流于荆雍未即東為中江東為北江入海于揚然其勢之奔趨已不可遏前乎此者江漢未合

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勢不必言也要見江漢合流入海迅濶意

九江是因九條水合于此故名與大江不同孔殷可以想其初吞吐壯盛浩无津涯之勢

沱潛是江漢別流之在荆州者與梁州沱潛不同

雲夢二澤名然不曰既豬既澤而曰土作又者李澤旁之地則澤之治可知

九江三句禹雖各用二夫然皆本江漢朝宗于海來蓋荆州水患莫大于江漢九江乃江漢之經流沱潛乃江漢之

之管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卉服葛越木也小曰摘大曰柚必待錫命而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乎出令也

汧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汧汧江入海自海而逆流入淮自淮而入泗既至于泗或由灘或田涉而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二水出于梁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洞庭也乃江漢之所經孔甚殷正也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別流也

雲土夢作又

雲夢二澤名雲澤跨江之南夢澤跨江之北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

夏書卷上

三九

別流而雲夢則跨江南北江漢之水聚其地者也

包篚二句虽叙三邦之下然規傳似通州之貢与徐揚之篚不同不知何故以節當以常貢偶貢立說

之地已可耕治也盖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栢礪砥磬

丹惟箇籥柎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

玄纁玼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与楊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柁栝栢三木名柁木似樗而可為弓幹礪砥皆磨石磬中矢鏃之用丹丹砂箇籥竹名梧木名皆可以為矢箇籥盖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三邦則致貢箇籥柎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

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玄纁絳色幣也玼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国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謂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下流入于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于九州為中土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豫州之水以洛為宗而洛以河為宗四水皆流者以洛為主四澤皆止者以洛濟為別

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而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而入河。灋水出替亭之北。至偃師而入洛。澗水出廣陽山。至新安而入洛。伊灋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四水若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西水並流。大小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滎之源出于濟濟水。潛行絕河南。流為滎。自洛出為波也。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在定陶縣。濟水所經。孟豬。在睢陽縣。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其土有高低之不同。故別言之。高地則壤。下地則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織。繒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即礪石也。非常用之物。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賦曰錯上中者。蓋豫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人工修而天時順也。

要記是豫之西境

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故梁荆皆記之詳岷嶓句要得
江漢之源治意沱潛句要得江漢之流治意
江漢自梁流出千餘里而合于荆自荆而會又千餘里自
楊方入海也

按旅独于梁雍言之者何九州終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各
山皆有祭也独于蔡蒙荆旅言之者何梁之山終于蔡蒙雍
之山始于荆岐以見諸州内名山皆有祭也故後以九山
刊旅結之

梁州之域東距華
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也嶓山漾水所出也川源
既條水去不滯而無泛濫之患其山已可
種藝則江漢
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既道者沱水西
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順其道而無所壅
則江漢之
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旅平者治
功畢而祭以告成功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
有和川有夷道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
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
雜出七等九等也

厥貢璆鐵銀鏤器磬能罷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言鐵
而先於銀鐵之利多於銀也磬見荆州磬
石磬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
所走能罷狐狸四獸之皮裂之可以為裘

三錯交文也正歲之賦一并間歲雜出二賦為三故云三
也

此節以器服用對看梁州多山貨財殖鳥室藏丹雘禽
獸居焉故所貢之物皆不外是

因桓者自西傾山下陸道車載貢賦依傍桓水旁地這等
來尚未浮舟于桓也潛水与汚相隔汚水又南渭相隔故
曰逾曰入此梁州西南之貢道也西傾二句當作一連看

又按各州以水土平治処照九州攸同一節看以記草木
生長土宜貢賦處照六府孔修一節看則大旨并然明白

秦漢曰開中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島

其毳毛織之
可以爲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汚入于渭亂于

河
西傾山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桓與潛通
故浮于西漢即潛水也潛與汚不相通又
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
歷岡北迤邐接漢汚又歷漢川而至于褒
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
于武功而北入渭至渭絕河而渡河曰亂
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處
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
名曰弱既西者順西流之勢而尊之西流
也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出安定郡峽頭山東南
至陽陵入渭渭出隴西郡南谷山至司空
入河汭出扶風弦蒲藪東入于涇屬連屬
也涇水上承汭水下達于渭而與渭相合
皆至華陰
入河也

漆沮既從

漆水出同官界沮水出于午嶺二水經于
華原至同州朝邑入渭二水相敵故並

注屬三句以渭為主涇水居中俯納東南之渭上仰受西
北之汭合流而歸于渭故曰屬漆沮小于渭者東北注之
故曰從灋水敵于渭南注之故曰同

渭以入河為崑荆為漆沮所經岐為涇汭所經終南為澧之所出博物為澧之所經鳥鼠為渭所經

豬野雖是澤然蒙底績之文意豈澤身地乎上如鼻之衛潭一般

之謂之從者以渭水之大也

澧水攸同

澧水出扶風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於渭以入河也渭水出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博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在懷德縣岐在美陽縣終南博物皆在武功縣鳥鼠在首陽縣舉三山而不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地之高者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隰在汾州豬野在涼州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波澤也地之下

者平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即三苗之地三苗之胤在洪水未平之先至是三危已既可居於是三苗大有功叙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後世雍關中為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

球琳美玉也。可為珪璋之用。環玕石之似珠者可為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河關縣。龍門在夏陽縣。西河冀之西河也。雍州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龍門。以達西河。其西南境則或浮于澧。或浮于漆沮。而同會于渭汭。言渭汭而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崑崙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服。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之地。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未。

此下四節導山以為導水之經始也。每州各言境內山川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川。聯頭首尾。更從自西以著。自然形勢。非九州之外。又別有導山之功也。

有節列為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自雍之冀河所經歷。濟所出入也。導者隨山刊木以開水道也。曰至曰逾曰過者。皆指禹言也。曰入者指水言也。入于海非便入也。只是相其大勢。可以從此入海。而導河濟之功。于是可施耳。

山川之脈絡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至于冀之東。北導大河之西境。故自雍而至于豫之陳南。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導山也。岍岐荆雍州三山。餘皆冀州山。雍在河西。冀在河東。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凡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方洪水懷襄。濬川之功。無所施。必隨山刊木。以殺其勢。則川流故迹可求。是導山實濬川之經始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入海之終。故禹隨山治水。必始于雍。而終於冀。馬導岍及岐。至于荆山。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于海也。導壺口雷首。以太岳使河。流北入于海。而汾水東入于河也。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使河水北入于海。而濟水

此即列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自雍之渭淮洛所經也

此即列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自雍之渭淮洛所經也

西南入河也導太行恒山以至碣石使太行之水入河恒山入滙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止焉而諸山之水同入于海矣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可見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為濬河濟之經始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能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栢陪尾豫州山也導西傾以及朱圉使桓水入河而入東海導鳥鼠以至太華使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導熊耳以及外方使伊水入洛而北入河導桐栢以至陪尾使淮水順流而東入海也西傾不言導者

自梁之荆

凡山之勢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此即主發源有一處經流有二支意

蒙導岷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為濬伊洛淮渭之經始也

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梁州之山漢水之所出餘皆荆州山又漢水之所經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為濬漢水之所出所經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餘皆荆州江水出于岷山經于衡山至于敷淺原然岷山之脉有二焉其一北一支至于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故自岷山而導至衡山焉其南一支度于桂嶺而北經袁筓之地至德安而為敷淺原謂之過者治水自衡山而過九江也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為濬江水之所出所經也

以下九節導水以畢導山之前功也
弱水不經中國則不係民患而必導之者聖人輔相天地
無一而不當理也

按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貢導山導水皆自西北而東南
弱水黑水在九州之外莫考其山故不導山以為經始亦
不表其自于何山蓋略之也

黃河發源極西從積石北行入北狄界中折而東行凡二
千餘里其內今謂之河套至唐東受降城又折而南行是
為龍門至于龍門則河流自堯中而入于中國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合黎山名在張掖縣流沙在
沙州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
又條列而詳記之則水之經緯可見矣濬
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雍之汾關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
所以濬其源也南流入于南海所以導其
流也又按弱水性之異者黑水色之異者
萬水皆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
而黑水獨黑且南流
聖人亦順其性而已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

海潮而河入若有以逆海潮之勢故名逆河同為逆河是
即記其入海處河流始于雍經于冀豫而入海于堯

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

此北條之大河也積石龍門見雍州河上
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
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河自積石三
千里而後至于龍門但言積石而不言方
向者荒野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
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于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至于底柱又詳記其東向
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
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降水又詳記其北
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
海之處則曰逆河
中國在所詳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天下之水在南莫大于江漢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
入海于揚者導漾濬其源東流四句疏其流南入于江漢

合江也東匯二句江漢合而復流也北江者漢水為南條之北故云即江名曰北者存漢意也

岷山句對嶓冢句東別四句對東流四句東迤北會對南入于江中江即北江因互言方向而變文也兩個入海上言漢而江在中下在江而漾在中一而已矣
澧音禮當作澤旁地名看或誤讀澧水攸同之澧音禮者非是

此節本是濟水而發源則名為沅、水性動凡四伏四見濟水入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決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澧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南條之漢也漾水發源于嶓冢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澧水名漢水過三澧直至大別之山西南而入于江匯迴也東匯澤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至通州靜海縣而入海漢水於是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南條之江也江水發源於岷山故禹自岷山導之沱江之別流於梁者澧水名東

至于澧江流之所至也自澧以下則過荆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陵匯即彭蠡也又東迤麗北會于彭蠡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東海焉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

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北條之水也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濟出河東郡黃屋山東南既見而伏東出于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則濟者乃沅之既伏而見也一見之後遂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又伏流於地下矣復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復流東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東而又東則至于濟陰定陶之荷

導淮節并渭洛二節俱是北條之水但河濟經其北境山此三水經其南境山耳然淮與河江濟四水皆獨流入海謂之四瀆滑在瀆之西洛在瀆之東則皆先入于河而後因河以入海不可不辨漢時河決填丘遂漸南徙煬帝引河入汴汴入淮河淮始通至于全河注淮害莫甚于今日

澤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既至于此則常見而不伏矣又由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而會于汶既會之後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則濟水有所歸宿而伏見之性遂矣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淮會于泗沂而東自淮浦以入海所謂徐之淮沂其父是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

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四瀆西之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澧涇漆沮皆入渭東

按傳中言山水先后及水勢大小立言之法乃是導水九節關目須要記玩其言中因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江其岡脊以南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此則導黑水四節之關目也至于弱水四節則以四水入四海作關目蓋黑水入南海不待言矣弱水入流沙是以入西海為歸者也河水比播九河而同為逆河以入海是入北海者也漢水東為北江而入海是入于東海者也雖未必的然可考然大略方向當是如此

入于河入河則入北海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四瀆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水莫大於河故河不言會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

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陂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

九州句是冒四海句是尾四隩二句是土之下与高者无不平九州二句是水之流与止者无不治四海句並承水土說謂四海地界之水无不合為一而各有所歸其地之瀆于水者可知矣
土平由于水治水治便見得土平原不該兩開平看又當重水治土為主

水之一行治則四行皆與百谷皆登故六府大脩也庶土
二句因地以制貢也咸則二句因田以定賦也聖人豈不
願盡以谷土庶土之利悉以與民而勢不能不使貢賦然
曰底慎見人君不可濫取曰成賦見一成而不易人君有
額外之征摠是愛民之仁
庶土四句皆本六府孔修來府修又本水土平治來孔修
則民足然後制為貢賦以足國未有不先足民先思足國

自此至篇終是記禹建官辦服以畢治水之成功而敬德
化民以至化行四海則其成功之大根本也

有歸此總結上文言九州
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

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
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
以肥瘠高下各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而
致謹其財賦之入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
又皆品節之為上中下三等也然土賦或
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故曰成賦
中邦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
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

祗台二句是屬自高身未然而事期之辭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定功成矣當
此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自不能遠越我
之所
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

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
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
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
藁麤皮納也然三百里內非惟納總銍秸
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外百里為遠去
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
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

此下五節見禹辦成五服之事
京師聲名文物所萃四方諸侯百化所聚其民易棄本逐
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后世轉輸外郡而京
師習于坐食殊非根本之計

侯服非无田賦綏服非无侯國

武以衛者保國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齊以修之

羸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也。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

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

視彌成五服見德化之遠。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及。聖人不務廣施而勤遠略可見矣。

中國之人自外于礼法其薄惡比蛮夷為甚故又遠于夷

滿成五服雖止五千而威德所被則方萬里
曰聲教之化之流行躬行之効驗也

首節是史臣叙法征有扈之始辭也次節故將誓將士而
先呼其人也三節示以討叛伐罪之意四節嚴其坐作進
退之節末則繳以賞罰之公

二等者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振卒於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比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窮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於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其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

六卿非王朝之六卿乃召者當就未戰之先說所以表故
得命討之權

大戰便見有扈與啟戰

五行即六府天物也威侮即屑越暴殄之則必虐取于民
矣豈不虐下三正天紀也怠棄之則必有死君之心豈不
背上摠來是待罪于天
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罪稱肅將天威皆示有所
稟承不敢專也

三平看射御刺各有坐作進退之節此固我之命汝各司
具職以致勝者故欲其恭命

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
又書大戰于甘。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
罪。而為天下後
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六事者非但六卿有
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其討叛伐罪之意也。威者暴殄天物
也。三正子丑寅之正也。怠棄者不用正朔
也。言其虐下背上
而伐之不容已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此軍前賞罰也用命不用命即指左右御三樣人說戮社是即時擊戮是後日曰祖曰社見其至公且甚速也

太康三節史叙作歌之由後六節正五子所作之歌每歌都重述大禹之戒上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此嚴其坐作進退之節也。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欲其盡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

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而使赴功也。

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

尸位滅德民既皆式矣然于此而知悔猶可挽收民心而保其國也頌乃甚焉畋于二句正其無度如是則民心愈式而自棄其國矣

奸雄何代無之苟我无其隙彼何所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所以深著太康之失德也

厥弟三句莫其今之速及下是痛其終之不返感怨非怨后羿也然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之天下也述禹戒作歌一句極重乃是五歌之綱領

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落之子。豫樂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安於遊畋之無度。遠則至于洛水之南。又則十旬弗反。是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善射者之名。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

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五子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也。

可近二句一串說民惟二句是推可近不可下之由也註
中且字勿泥而後國安後字最有意見民所係之重

一人三失言太康始造豫滅德而繼又盛時無度也豈
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不至彰著則人君不知著
而圖之常患无及故當不見是圖奈何字作已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勢疎則離情親則
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
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
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凡愚
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
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
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索易絕六馬易

此言君不可縱于欲也色禽酒音字墻皆人情不能无的
所以致亡只在荒其嗜峻雕數字太康正犯皇祖禽荒之
一戒者字或字重看見不必六者皆有未有一不七者
也

此言大禹得道而得天下而太康反是也惟彼陶唐下要
補禹得舜所受于堯之道而正其紀綱章
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法

驚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前既引禹之
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甲
結其
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
音峻字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
滅亡也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
之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
授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率中以

此言大禹慮後詳遠而太康反是也明：二句言禹以明德而君天下則其當時所以經世而信民者固善矣不必分盛德大業與則之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石鈞則就其中抽出最瑣屑者言之以其慮後之詳傳之王府使後世有所憑見其慮後之遠此正禹之所以開其令緒而欲綿其宗祀也

經常不易之謂典中正有准之謂則

折不及也闕過也
百廢待信而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為備二則禁奸古之帝王莫不謹于此

惟此以上歷叙憂愧之切此下自及進欲之進也

包外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閔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我祖禹也典則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閔通和平也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閔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析閔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戾之意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怛怛弗慎厥德雖

悔可追。

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傍徨無人之可依也仇予之予指太康而不忍斥言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怛怛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胤國名此以征名實即誓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禮樂征伐之權以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乃命胤侯以掌六師以收其兵權羲和之罪雖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胤侯承王命徂征之以翦羿

首即史叙胤侯征羲和之始詞告于衆三節敘羲和之罪之當征今予以尔三丁羿將士出征之律須要識得羲和之罪實在于党羿而不止于忽天戒胤侯之征雖未能及羿而實前羿之羽翼也
羿既距太康而專國政乃立仲康而明為篡國之謀欲使兵权自己出也孰知仲康肇位之初即命胤侯掌六師以收攬征伐之权惟時和有廢取荒酒之罪乃能命胤侯征之而胤侯能承王命徂征之也

夏書卷上

五五

聖有二句讚謨訓之善下述謨訓之辭也謨訓謀諸心而發諸訓明中要見天戒以消意重在臣輔君上見得義和失臣職以犯謨訓也

上章全訓以著義和之罪此章全訓以著義和之罪不必而平相規相與以規君修德政也以諫可見約諫之路廣此皆責于君之恭尤王制令上自官師下至百工无不得諫

羽翼故終其世羿不得以逞使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侍相而後敢耶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

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

惟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保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君能恐懼修省以消變異於上臣能奉法脩職以供乃事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所以為明明后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官官以職言師以道言相規云者胥教誨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故言無微而可畧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倂

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倂始擾亂也遐棄厥司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

此二句是畔官三句之源乃季九句是畔官三句之實政典二句只應于先王之誅罔聞知與守憲修輔規諫反

辰与房二字要明辰即房也但日月會次即為辰无定方者也日之經行有日之度月之經行有月之度即為房有定方者也九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樂官進鼓則天子親伐之

彌于奉君命即所以奉天罰也勿作兩層

上就其武勇此戒其濫殺首四句法言重在恐誅善一也
下四句則自言今日欲如此

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蓄夫小臣也庶人之在官者皆供救日之百役者也日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彼皆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也况義和為曆象之官而反尸居其位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

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詞直其義明矣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崐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也渠大也烈甚也其誅惡宥善所謂王者之師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

衆士懋戒哉

軍法不可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歎息以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商書

湯誓 夏桀暴虐湯往征之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朕言通管一篇順天應人信賞必罰皆是多罪即下厥刑重役但未露天命就民心離上見

商書卷上

其見民以一已為心而湯以上天為心

此見民以一國為心而湯以天下為心
前曰不敢以曰必往所以見迫于天命不容已此以見迫
于民心不容已然民心所存即天意所在不是兩項事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湯述商民憚於伐桀之勢而言。已迫於天命。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

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湯又舉商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而欲其亡之甚。今我之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示以賞罰之決。以厲其氣也。

仲虺之誥。

按此篇。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

前三節誓以兵師之意。末誓以治師之德。

非湯之世。不如古。蓋征伐大事。湯恐眾之心力弗齊。則天命弗克。恭而吾憂民之心。不可終故。不得已言也。

成湯處君臣之变故不得不漸涉僭逆之迹故不泐不恐
慙者愧多德于古人恐者憂貽禍于後世

惟天以下泛言天立君之意有夏以下指言天立湯之意
聰明与有欲对看時又中重表率意勇智中要舍足以成
大業意言天生聖人聚剛厚之氣不為一毫私欲所牽制
聚清明之氣不為一毫私欲所昏蔽此為錫王勇智也表

此二句串言天所以錫王勇智之德者豈徒然哉正欲使
王立極以為萬邦之表正而繼承禹服之舊也茲字要分
晚上言人意如此王于茲性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
乃所以承天意不然豈天錫王勇智意哉舊說以率厥典
正指言繼承舊服之事通土皆天使之如此于文勢似不順
與是萬世之常道關於風俗人心者堯舜以來應聖相授
受而已縱欲必壞典常

此申上節意夏王三句中申有夏昏德二句式商句申天錫
句用與句中表正四句

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
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
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
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
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及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夫堯
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倘有不知而
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
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

仲虺作誥以解釋湯意歎息言民生有耳
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
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桀既
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
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
有謀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
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
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
服行者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

式商受命用夔厥師

商書卷上

上三節言順天此三節言應人簡賢以下言湯為桀所忌矧予二句又甚言湯之為桀所深忌言足聽聞即一言亦是啓人之聽聞此節雖言湯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然意實重在湯德上若謂因桀之忌疾于我而我故伐之則豈湯之本心要之桀忌湯愈甚蓋見湯得民愈深意

此就湯為侯時說人君之心一惠于色貨利之私則本原便有所累便辟聚斂之臣所由得志迂善改過之志所由懈怠而于臨民之際又安有孚民之德湯之不迹不殖非但四者不能為之累其心直脫然于四者之外惟其如

此是以氣志明而好惡取舍無不得其當寬以度量言寬則不以優游縱弛為寬而綱紀之振統之甚整肅焉仁以惠澤言克仁是不以柔懦姑息為仁而去令之行賞罰之信甚嚴明焉孚信亦是信其寬仁意未便承歸

惟民之彰信所以征伐一率而民皆悅望之也戴商惟舊就人心悅望上見出舊指極舊時蓋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後

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畧。繁多也。予。指湯也。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者乎。

惟王不殖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不近聲色。不聚貨利。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其用人處已。如此。而於臨民之際。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後待也。西夷北狄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天下之愛戴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

鳴條既放之後正命德討罪一新之會而人心激勸之初也此節是懷諸侯之道自其才節兼全而超異乎人者謂之賢自其踐履純萬而有得于身者謂之德自其貞白一心而委身殉國者謂之忠自其謹守侯度而奉法修職者謂之良佑者寵眷優渥異于常數非特高爵厚祿而已輔則重之爵祿以左右培植之使其終始有常的意恩顯則終于大常表厥宅里之類遂則錫之福使之和好于家誘掖扶持俾為善之心以遂而無內顧之慮也弱而不能振立者則設官分職以兼之昧而不明政治者則督戒懲責以攻之亂而倒置悖理則變置其人以取之心而賊及其身以侮之邦乃其昌就諸侯及惡為善政務畢本足以藩屏王家而國家有隆而無替也

此言人心離合之機以勉其修德所以為統御諸侯之本德曰新四句是泛論其理以見不可不懋德意德與中非二物以我之所得而言則曰德以民之取衷而言則曰中懋德使全体呈露大用顯行中而謂之建者自大君身上做出與人看而使之視為則也懋昭是用工夫建中無工夫義禮二句要說得細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

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及相似着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禮是天理之恰好人心指念慮之動言凡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為準則也垂裕不是法其制事制心之迹直會其禮義之神不可作建中之効王不是致王乃得王者之道自得師是安心聽順無一毫勉強矯拂之意

德主身之禮義言業奉發用建中垂後言非基業之業也

慎終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殖有禮二句泛言天道之福善禍淫以見不可不慎意欽崇者勉禮戒暴要得圖始意永保者有殖無要得終意以見君有無旁之恤非以利已所以什其慚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侮傷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彼之亡者兼攻取侮也固我之存者佑輔顯遂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及是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

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翹流而源其可為帝王之大法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

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理則出王游衍与我不相離也
運則代禪無常可以與我可以与人者也

于毫下補諸侯率職來朝篇中凡尔字指諸侯言凡方
字有衆字俱指民言篇中原君道之重而昭革命之公叙
付昇之重而求諸侯之助皆誥言也

此節言降衷恒性雖天而綏猷必待于君以補天之不及
衷性猷雖一却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大与中庸
首三句相類天之生人個、有件恰好的道理降典尔所
謂天然自有之中也若有恒性即成之者性也言人生出
來時未有私智穿鑿物欲牽擾只順其天命之自然而已
雖着人說却、是人去着刀順他只開、說克綏厥猷雖
說民而克字却暗着上之人惟后以其立教也見君有功
于天有功于民所係至重也

福就一辰不失行山川不崩塌上看降災二句言降其灾
具以顯其失君道之罪天雖有奪之意未說到亡桀处

大事不敢自專故告天地以行之大事不能獨奉故求元
聖以輔之有衆請命是請更生之命于天也請罪有夏是
請討罪之命于天也

上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
於其始圖之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殖
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欽崇
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也衷中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
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
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
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
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所偏倚
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

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
能使之安於道也此言君道之係於天下
者其重
如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
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
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玄牡未變尚黑之禮也
神后后土元聖伊尹也

此即承上言請命于天而天果佑下民也大意言惟天佑民故罪人黜伏惟罪人黜伏故兆民允殖天命指禍淫之命貴若形容其明白易見此二句在黜伏上見出生殖未說到安居樂業只前日荼毒今日得生也

承上云天既已桀矣然民不可無主也天乃以輯寧邦家之責使我任之然恐獨力不能勝也而極其憂恐含求助諸侯意輯者和輯之而使無乖戾之風寧者安康之而使無困苦之患和其民則而安于道即是綏猷

任輯寧之責者君分輯寧之責者臣匪彛就戾刑峻法上着怕淫就盤樂怠傲上看典即輔君輯寧之常道天休即

俾于輯寧之命以承用力字眼要見深望于諸侯之助而恃以無恐意

此見君臣不可不盡其道善罪俱就輯寧說兩言弗敢正謂簡在帝心也其尔下重在責已而屬望諸侯之意在其

時指輯寧守典之誥言今日之更始有其始矣必君臣各竭其忱乃可以有終曰尚曰尔皆不敢必之辭蓋統不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言天使我知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能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怕淫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彛法即就怕慢也匪彛指法度言怕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是乃天之所以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救忽也

人君即位改元上為先祖固當祭告下為群臣皆常抚臨君喪不祭也故尹居揖以告廟君喪不言禮也故尹居揖以臨臣當王在廟中之時先王洋臨而在上群臣濟濟列而在下于此訓之庶幾太甲聽之惕然儆省且乘其初心之虛而易入也下肇修人紀節即烈祖成德

忱信也。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太甲即位。伊尹作書訓導之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也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攝而告廟也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攝而臨群臣也烈功也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

此節見相德不足恃而已之率德有可憑意人君為天地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造攻見兵非外作自毫全要見修德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故首以夏事告之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亦可監矣哉始也言造可攻之變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湯之德威敷著於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此節見先王有德嗣王當率意布昭二句一直下言布德威以除暴而施德威以救民也聖武見其出于德義之勇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

德字之作位字看罔不在初者在王心則志慮方斷之時德易進在人心則規望方說之時德易學惟親在善繼善述不更舊意上看惟長在尊崇元老無遺壽考上見立字內就有天下取法的意思始于二句只在儀刑上說非以感化言

此節一奉湯愛敬之字欲太甲知所以嗣德一舉湯得天下之難欲太甲知所以保業人紀是一篇綱領下六句修紀之實弗弗者逆于耳實粹于心非勉從于外時若則善之所存有不待諫而從矣眼字要把積累之勤意發揮俱就為侯時言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滅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者也上

一日字正見積累處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湯之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輔後嗣不過輔君立人紀以先天下不使流于縱欲之歸而保守艱難之業也

哲人是明于理亂之執審于理欲之辨

此節見得求賢輔後正欲美者匡君之縱欲耳設刑以儆臣其實不重臣只重諫天子之風愆也刑墨是欲其正君子今日具訓是欲其正君子來日貪以敗官日墨哲人輔之道諛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維矣故又制官刑

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則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則能盡事上之心與人

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數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

上節是樹人此節是在法

祗厥身言以風懲敬之于身惟恐萬一有之也備載家國與亡之理兼及上下儆戒之道曰洋、條理燦然而鑒戒招綱目秩然而勸懲若曰孔彰惟上帝以下中天命之禍福在風懲之念不念也亦惟以下中人事之禍福在風懲

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十愆。風之目也。臣下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之念不念也善小德皆就敬念風行說

不嗣愛敬之德不念風懲之訓是不惠阿衡也有忽之恃之意故下文作書一則推今日得天下有賴于臣以儆其所忽一則證古人保天下無賴于臣以破其所恃

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教令一般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相依

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謀。洋洋。大言。訓。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

商書卷上

六十六

謂之願諛以承二句只是願諛于無間見其無往不敬意
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天地有神之靈即
明命之不昧祇肅承奉之念即願諛之不違再無二事
言能敬德也抗緩萬方猶云萬方為其撫綏而有天下耳
不是用力去緩之惟尹一句是歸重於佐辟安民一直意
言除虐布寬之後處各得其所也未句雖認承先王與
尹來但意有抑揚

夫創業雖有資于臣而保業則實係于君自字作內字說
明命之全体實之干心曰忠明命之大用實之于事曰信
有終是永保基緒惟終是象君之福而與國咸休意無終
而累于相不辟而忝于祖此言甚痛

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
王丕承基緒

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
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
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
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
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罔念指上二節言為下文張本

與二句串見先王為善之勤旁求二句見先王慮後之
遠越命是願諛明命之命成湯豈待昧爽而後不顯但此
時本體呈露更好深雪意玉顯在心待旦雖着動邊欲行
事上說以時仍未見之于行故屬知迪屬行慎乃節是無

廣頤多止目前之快九事以歛一身之利天下無窮之福

周忠信也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
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則反是矣伊尹
知太甲之意必謂其足以任天下之重
未至危亡故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
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

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言先王於昧爽之時大明其德坐以待旦
而行之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于孫
太甲毋顛越其命
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也二句一串。德雖外面事懷永直在心中當如此也。若虞二句是設譬以起下二句。蓋慎德者遠必知之明而後行之。至若射者先省括于度而後射也。太甲繼欲只在箇快活人。凡作事只管胡行亂做。更不去思量中心道理。合當如何。又不去檢點祖宗成法如何。故教他欽止率祖。惟聖人能安止。賢人即當敬止。蓋人不敬則心無主。無主則靜易昏動易擾。而止失。惟敬則心欽精明而止得矣。乃祖攸行。正得其所止者。欽率只對釋字看。要補一省字。在此方完。懌者托孤之責。盡無越命之憂。辭者無越命之誤也。

此史臣叙伊尹不得已之由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此其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徃察其矢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欽。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識得太甲是個中人之性。習惡則惡。習善則善。又識得自家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故遷居桐宮。一以遠比昵之黨。一以令其思慕先王而興起其良心。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實未放太甲乃居憂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言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徃也。允德實有其德於身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冕服迎婦。重服除不重克終其德上。

君民維言要得註中固九字意重君邊天眷就放思翼
行上着休就保守基緒言

人君之作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之事皆求滿其
所欲不能不亂法度了君身奔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
則其身放于禮法之外二句正不類之實訓指前作書口
言者尚賴二句欲伊尹再訓已謀所以善德于後也極來

喪既除以袞冕吉
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
萬世無疆之休

言民固不可以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
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翻然改悟是豈人
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
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
豈不為萬世
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

是自咎以求助

修身最重協下是修身之効乃所以驗其德之允也大意
言能修其身則德著于民者无不實而自有以孚協于民
也惟明后言惟明后為然非昏昧之君所可及都是平
論未着太甲身上

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肯
也多欲則興作而亂事之法度縱肆則放
蕩而隳身之禮儀速召之急也矣罪孽災
道逃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
於始庶幾正救之
力以圖惟其終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
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
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
上協和于下
惟明后然也

子惠德之允也近悅遠來下之協也本國隣國勿平並邦
以下只推能協之遠若被子惠之澤者止本國之民

既幸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懋德一句是勉其修德視乃
二句一連欲其法成湯之勤而不息即懋之、功要念悔
悟之初益要寡嗜欲不縱肆以全禮度意懋德是允德協
下前一屬事能懋德則所以允德協下在是
奉先接下視遠听德八字皆不可忽无數是承王尚終之
命心尽言而无厭意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
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言太甲勉於其德當如湯之日新又新而不可頃刻豫怠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佞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

太甲下

君必得天心得民心得神心然後可以當天位此天位所以惟艱也艱字不是虛說實難重難在上見得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

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不常者可常矣曰敬曰仁曰誠各因所主而言合而言之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承上來欲致其報當慎所与德二句泛論治亂之理暗着
古人說以起當與不當与意與治二句方有暗藏勉戒太
甲的意思終始言有常也重終上明者不但初心之萌
而後亦無所惑也

治與雖一係但治措其事說與措其業說

此節欲太甲与治于湯配帝以位言嗣令緒不特為天之元子而萬民之后百神之主皆其責也監茲不特與其敬德而仁誠皆當盡也

况法先王豈能一蹴至太甲悔過之初恐其有欲速心故告之以序敬其自一念之敬仁誠以漸躋于先王也無輕民事以下不必入敬仁誠看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其治其亂。古人皆有行之者矣。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與。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以下五事。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欲其矯乎情之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惟思也。

謹終于始。

桐宮之事往矣。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慮。謹思之。為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

終指令緒嗣于無窮始指今日即政臨民之初然謹始中就為無窮之計非兩項

兩必字有斷然意正是力矯也

弗慮弗為泛指治道言一人元良本思為盡而造于極致也萬邦貞就似刑直德說

以辨句是箴其顛覆典刑之病根謂之辨言必是爭辨拒諫不從尹言故也成功就輔成君德之功言休字承君臣

盡道之美言君盡道則不愆不忘有以成清淨寧一之化臣盡道則不憊不迫有以長庶遜謙讓之風邦之永有休矣信然矣

德即一德是一篇大綱領篇中雖及用人却重取臣之善以資一德未及君民相須亦重取民之善以資一德上德兼不雜不息統括萬善而言

此下四節總是見人君不可不常德之意以起今嗣王即未實勉太甲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則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則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君臣各尽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矣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非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神主百神之主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不規夏商之興亡乎夏王弗克常德而欲列求神主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知湯與尹一德而奉天以得天下則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可知

此節反要推得天得民之故

此亦是以夏商之事推之而斷其禍福之理重在末句上一者純乎天理二三者雜乎人欲天理與往而不吉人欲與往而不凶此吉凶且未可說天降意

此下則直勉太甲之一德也德者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既新厥命亦當新德以為承天治人之本終始惟一重在終上時乃句在上句見之蓋人心之理須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一者純而無間也纔有間斷便分新舊

人君不能日新其德多由小人蓋之則心志惑亂未免人欲滑雜工夫間息是不間斷于已而間斷于人也故又告以謹于用人之道臣二句見臣職所係之重其惟二句示以選任之要重惜名器為難泰酌物議已見為慎就未用言形迹不存都俞吁咈于堂陛為和謏聞不入專意責成于委托為一統既用言

天以一理付于人而散為萬善自善之總稱而言謂之德自善之總會于本原而言謂之一自德之實行而言謂之善所師所主指庶官左右而言理隨事顯而本則一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到得協一田地則自無息無雜矣克一指心言蓋此心雖微能統宗萬善故曰克一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覆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僭差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之重如此雖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源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也

俾字無力只是一德之功已至而人心自然乎感若有以使之然者克綏以下一德之効驗不可與應感乎對所謂基固之鞏固如置諸磐石之壯海宇之寧謐如措諸衽席之康是也

此言德政不可掩以見當一德意不可以修否並重

天要言君民相須之机如此固當一其德以臨之而不可忽也况于取人為善以一德又初無間于君民者而可忽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者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居萬民之上者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不可掩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申言君民之相須欲太甲之不敢忽也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二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如此

盤庚上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未遷時言也下篇告百官族姓既遷後言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適往籲呼也矢誓也如下文所云也

之乎維是兩意却自貫串萬善皆全方成一德之功一民不獲自盡則德之散于万者已虧其一其何以成一德之功也此所以當無自廣以狹人耳夫帝王豈能尽匹夫匹婦而延訪之不過存無自廣之心而已此大舜之大在會已歎

殷即湯之舊都此其王根本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子孫無遠慮往輕涉皆瀕河之地盤庚復遷殷中興百年至武乙又迁河北國遂不振信乎地理之說不可無也
或
不適只是惑于利害衆感是憂傷析離居矢言只指我王來三節告民也

以生以上是人爭固不容不遷况卜之于天又當決遷乎
人事天命非兩平天命所以決人事也
其如台者言此地無計能生我民而使之安居也

此節言違卜不遷之害有服指遷都之事謹天命是從卜
而遷此章凡言天命皆卜也茲統三句就傳上二句來烈
是安民之烈克從追復之意
天命是此章大旨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
數為命使不遷廢而苟安于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
之命可乎

以節言從卜以從遷之利自耿遷殷源說從天命意京師
天下根本國都定則四方安天其三句一氣說紹復二句
正是天命眷處天眷從稽生來

遷都之利民非皆不知由在位胥動浮言以惑之亦非皆
不欲也由在位排擊阻難而不得遂其箴言故教民自臣
始君令臣共國之法度君順民情以遷而不至排擊以伏
民依箴以先臣之舊服事先王者也以常句遵故事也無
或句達微詞也一串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
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劉殺也言先王祖乙來都于
耿故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
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曰
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

其克從先王之烈

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猶不敢常
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矣今不承先王而
遷且不知天之斷絕我命况能從先王之
烈乎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耿
又遷殷也

若顛木之有由彙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

復先王之太業底綏四方

由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彙譬殷也言
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教也耿地渴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惟
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
胥動浮言間有小民之欲遷者則又排擊
阻難不能自達故盤庚教民必自在位始
而其所以教在位者惟舉先王舊常遷都
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其所以正法度

傲上從康是一篇大闕目盤庚戒喻群臣惟汲于治其私心耳

命即舍危就安之命安即提于貨室之安

以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舊人諳練國典悉民情圖任共政是先王委托之重不匿指固逸言則在舊人不負先王之委托也樂聞箴言王之指意也苟排擊阻難以伏其威則則藏匿王之指意而非善承其君矣今汝內要見汝諸臣之舊人而我之簡任共政亦無異先王意言不出于中正為險無

者亦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箴規焉耳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從康

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蓋傲上之命則不肯遷從已之安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群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深慮遠見為庸庸多言亂令意非上意下情而變幻事理以搖衆聽者謂之逸言

此節是申言其失而反已以重責之德指安民之德言拙謀成過維是婦於子已然其意却是深敬慎之

當時巨室不肯從遷者只是任一己之私却不知事君大義不能從遷者貪一時之安却不知他日遠到故一以義責之一以利誘之要得申戒意

言先王圖任世臣舊家之人以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伎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非子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前言謀賊以言充黜爾猶勉其謀之其則期其真能之也
不欲迂而恐勞民者徒為愛民之虛名圖迂則愛民之實
德積德汝祖父有德于前汝今又有德于后積之非一日
也此節是勉其所當為而誘其所欲言

終節言非但利當迂禍亦不得迂速迂以親疎言從康
之言以陷溺言永建乃家是從迂之恭稷

有秋

言網以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也。言農以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

大言。汝有積德

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平勞而有功。此實德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積德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

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言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也。此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言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

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汝悔身何及。相時檢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

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

做上之害以刑戮言何及分作二段上詳言汝浮言而自取刑戮在汝難悔下推言汝浮言而被我刑戮非我有咎相時以下与不和言言一句應其發有返口句不重只是起制命意汝曷弗告者使民情真有不便告朕畜之也若火以下与汝自生五句應不可嚮邇謂一時民情為彼所惑而洵之勢也撲滅則以制命之权而繩自作之罪其又何難則惟至末与汝悔句應

先不迂以為民倡是為先遷

此先引遷任之言以起下舊民當任之意

以節賞罰不輕正所以圖任舊人也一言不敢輕罰惟不從迂則有罰一言不敢輕賞惟從迂則有賞一因尔祖父便是高任之意

尔尔尔善俱指祖父言尔善善指同心以迂說世選指先王予不掩白指兹子二句正不掩处世選數句不重言是起先王祖父之灵不可欺意

有咎

先惡為惡之先也。憐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以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熾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此章反覆辨論。申言傲上之害。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

用非德。

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兹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

予告二句喻以决迂汝無二句戒其無伏攸箴各長三句一直意勉其後迂也老成孤幼俱指民言耿圮河水其居不可長君出謀者也巨出力者也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作猷

無有遠迩三句示以賞罰之公邦之滅二句是推言已所以必賞必罰之故
遠迩俱指舊臣是同姓異姓者用罪用德俱指出力听猷言滅者絕業底綏也不滅者斷命弗克從烈也

各恭三句正用德能如此則彰善之典行否則罰及汝身蓋言罰猶未罰至于及身則不可悔當時諭臣之言惟造在王庭者得聞故欲其轉相告語

故戒其老成者不可悔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

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爾邦之善惟汝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

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

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以不浮于天時

誕告指一篇不過古今利害神明責罰之意用亶者其所告之言皆出于真誠懇惻為民命安也登進其臣于民之上而面告之也

天時專指水患言古之人天時有災難不以人力勝之後世則末如何而歸咎于天勝者君民一心上下一体和氣既足以固之商為又足以勝之也

民利者舍陷溺之危而趨生全之地也汝曷弗言汝何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思念我今日之事乎承汝俾汝一

為民爾安君之意為已而安民之志不從厥志順民之志也

承敬浮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此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新邑者。亦惟爾民蕩折離居之故。欲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殷毫

以鄙言我之為迂。同于先王而汝之從迂。不若先王也。朕心攸困。言憂民不安居。而至于困。鬱也。欲安者。民心之忱也。能言布吐露其腹心。而敬念其誠。以感動乎君。斯則能憂朕心之困矣。自鞠以下。言自取沈溺。若乘舟。數句是詳其意。以感動之。尔忱不屬者。初雖審于利害。而終惑于浮言也。稽者。所謂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也。

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耳。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反求其心。則固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比爾民。罔

一者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倚迂攝是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之意

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迂攝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

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此中欲民從迂之本意在于為民也

又推奉畜迂續之意由于念先民之勞而懷及于人也蓋即奉畜皆置之安養生全之地意

此下四句因大之善而導之蓋亦不得已而懼之以神道所以齊吾語言之所不及也意思都歸在民上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眾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

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畜養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

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入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生其生也

誠害在乃心爾有不肯安全之意而不從

西書卷上

八十一

汝萬民乃不生。既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比。同事也。爽。失也。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未云大臣以不正獲罪。如則亦民。若又可燃其言而不之廷乎。

大恤以憂國憂民言。

無脊二句一正一反。乃是永敬大恤。實落於設中于心。設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綠。民猶私情之偏。則中之理亡矣。設中于心。則明見利害。自然分君猷念。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王。若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對民庶責臣之辭。按上四章言君有罪。臣有罪。民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所赦也。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脊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西書卷上

八十二

以庚其害遷之防頗有詐病意越有脫逃意顛越不恭是
一種人奸宄又一種人皆是不吉不迪的無俾向維是防
實有維風意

生就是建乃家永建就是享生之利于無窮時然

商書卷上

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
大憂者君民一心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
誠不屬則殆矣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
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各以
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不
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剝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吉善也迪道也。不恭不敬上命也。遷徙道
路艱難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
告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
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

真居只是免湯析離居之苦方有定極也輕說正位者
新都草昧之初名分易至踰越從而整肅其尊卑之分也

無戲敬事無怠勤事蓋方遷之時當從令備迂固不可放
情而既迂之後當新立事功尤不可放惰也大命就國祚

臣民雖既迂盤庚尤慮其強從上命非出本心然怒未忘
故又教心腹賢賜明白洞達重將迂都意思說一遍以解

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
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
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
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當趨事赴功
為國家無窮之計。故以無戲怠戒之以建
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賢賜。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

商書卷上

八十三

釋其意想當時浮言之徒必有倡為事定之後而有罪責之說者所以什其疑悞也

多前功欲其功烈久而不沒遠而愈光意非是增益于前也適于山當用恪謹天命惟民之承意避水患之隔溺是降其凶德厥邦安定是加績

朕昔震動是起下文之辭下即正其故也若就一節說析居正其故一說以向者朕言

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

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復往居亳故曰適于山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

今耿為河水圯壞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

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

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下用

宏茲賁

弔至由用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

以水灾微動而見于卜稽以為當迁皆天意所在朕及句謂天意如此故我与臣等如此也薄德不可以成功輕心不可以重事盤庚所与恭承民命者乃独有在于篤敬之人

宏賁者迁徙震動恐大業動搖不若安故土之便以俟水去旧業自能宏大也當時臣民未必以此美意庚不過開什之耳

以上但告臣民以遷都之意此下告臣以安民之道也
隱哉重新近止

以示已任臣為民之意勉于已以簡擇其臣而固以功
相其臣課賞不明吏治不修重問守

必示以懲簡之意

衆亦非有他意也蓋於既遷之
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言庶幾皆有所
隱痛於心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
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欽

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
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
保居者吾則叙而
用之欽而禮之也

此欽其體已之意上句只傳上文固有弗欽也下文

此節即固有弗欽之實自庸者民之生理自我而成其功
也

首句只傳上文只重在承肩句見無旁意承肩一心者財
貨固人情所易動而勤勞又人情所易厭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
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肖好貨之謂二者爾
當深念無有不
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
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
也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
無窮
期之

說命上

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

知之以德言是洞徹乎號令政教之原曰明哲以人言謂其為明哲之君也然是明哲之君實欲其施乎號令以為天下之取法此二句泛論有德之君不能無言以啟下意天子二句言高宗為天下之所取法也王言二句抑揚歸於不言一過

此高宗喻臣以不言之意而且不必自言也恭默則神之兩歸常與理俱正入悟之微机蓋欲悟其道耳不意夢帝

與以良弼思者夢之困夢者思之著心與帝合則帝隨心顯德是心之虛明無不徹故夢中有帝賚之耳代予言則不俟于自言矣

惟肖正得之奇處

立之為宰宰而又兼以師保之職勿平作相重在為治上置左右重在恭德為孝上

學之辭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

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高宗喪父小

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其過於禮

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

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

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

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

高宗用作書告喻群臣以不言之意言以

我表正四方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

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

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其恭默思道之心

純一不貳與天無間

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

野惟肖

審詳也

築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商書卷上

六

相業莫大于輔君德高宗命說未及他事首責之納誨以
輔之納誨兼為孝為治一事看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
後世輔相大率与人主不親而居之者亦未嘗以正君為
事重朝夕二字以字有力
總其望其輔成君德一意非修德進德成德之謂也作
真知已之鈍而資其利也作舟楫真知道所之唯登而賴
其渡也作霖雨真知已之枯竭而需其化也

此示誨之道不徒在言語彼此以心相往來是真相戰二
句一直啟之云者開心見忱明白洞達凡素之所蓄者知
無不言無不盡也沃者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漸
涇浸漬而深入之也
此即喻下可不尽輔德納誨之道兩若字俱就使汝不納
誨說或以此喻啓心沃心非是

君德之進退係乎群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美無以
獨成正君之功故自相賊必以人事君俾字有力從同心
正救來先王循高后以安民者也欲說使戎如此或以前
四節是為孝此節是為治非也

時命通指上文有終不是始終之終只是終其命而無所
自意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也

首二句論理見得諫決不可不受從諫何以聖合衆聰明
則君心益廓改其和悞則德行日新廓之新之而聖在是

此蓋以冢宰兼師保近其人以學也史
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
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
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啟乃心者開心其心而無隱沃
朕心者既我心而厭餒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

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
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

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故高
宗欲彼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
道猶成湯之迹以
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
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

夫克聖師從諫休命即時命末三句見諫之不必求

明王指上古創法之君奉若天道是原天立君之意順天道之自然以制為尊卑上下之禮也下三句即所以奉若天之化育萬物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雷霆皆所以為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

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說可見此二句乃是奉若天道的本意

聰明不用耳目赫之。無往不察便是天之公。憲天者不役于耳目而法其公也。時。法天無少間。斷故曰時。憲任治民上看不可說當去如此。惟臣二句從君之憲天來同有此公理者當一串說。

自此至事神則唯小註以為皆憲天聰明之實理。魚無碍但傳說泛陳治道逐條各是一意不必曲補。惟口四句只開叙見當謹意在筭者當于在筭之時則審之輕加于人。雖禡之已。褒矣省者省己之是非也。戒是戒其私明者明其公戒明一串看固不休即各得其宜意。甲冑是平時武衛國之具。主兵言干戈是臨時加誅討罪。

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計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竒。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不者

之具主刑言

首句見得人當謹意官如知縣爵如文林郎一般能以才言賢以德言必非兩樣人

凡事之來必謀慮其合于至善而後動其動也又必適其時之所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也蓋善無定体隨時而在此固思則得之故欲其慮而從之云

自滿則志急而善不售自驕則衆心解而能無資

此節功夫全在事其事上

必戒其溺愛文過也

心之義理乃政事之本原心與義理安于自然則政事自醇美而不雜重在心

祭有一定之時非時則謂之褻祭有一定之禮非禮則謂之煩而過以亂之

所以爲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會
有德必戒其有所輕動干戈所以討有罪
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
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
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
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
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亂也
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
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
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過誤出於偶然
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
義理出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
雜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乃言惟服謂汝言之善可以服行者也乃不句謂使汝不肯發此善言也二句是又深著其言善不重力行上

非知二句暗指王說行之難者由其信之不篤耳王忱則有定志者必有定力而行之不難矣先王之德皆以力行而成者不難于行是與先德膺合則說言正其時也未句久言欲王力行以為進言之地意

亂擾亂黷與亂皆非交鬼神之道故因其失而正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

于行

旨美也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

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上篇言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惟字與終相應言舊雖事而竟廢之所以迄今無成也罔踐言于此理不過想像恍惚未有所開發于心也

此資其訓志喻之切而又深責望之也凡事之不显由志之不正必開陳治道以訓吾志使志之所向一純乎道德之正庶乎學之有顯也訓不于行而于志此知本之論若作二句喻望訓之功註中人其太善之語講在交修內交字是交互相濟之意此句正責其盡訓志之道罔于二句深著其不可不交修戒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此高宗自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

訓

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有賢人輔導乃能成德麴蘖得中然後成酒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交修

人求以下言資人不如反己之益事不以下深見不可不
反己之意求多聞從訓志來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無
反己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己有故欲其自去討論
古訓建事立修治之功有獲得修治之道理古人之遺
訓古人之心在焉體驗既久自恍然悟悠然得理不在古
訓而在我也非尋章摘句之章

驕與怠最害于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
進道故須遜志時敏道本固有非自外來云者如斯仁
至矣之謂積厥躬則充實之美也
遜志只是虛心下氣理會古訓道理註中受人字不可泥

此示以為學之全功求與積學固成已矣使不推以教人
則休具而用虧內完而外缺非學之全也故聖賢無一偏
之學而教人實居為學之半知至學不可不全則其功不
可存圖念終始在心上無間斷說學字雖並自學教人在
內然須抑揚重教一辺圖竟即前來者積者自然渾融莫
測耳有合人已而一之意
隆古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末世至學失傳師道公廢上
下之所從事者皆教學之文而已
上二節是德此一節是治上是務學此是法祖為治亦是
學中事成法乃法度非必指為學之準的

君真大于務學以進德臣莫大于為君以求賢然必君德
修而後相取學深見法祖為學之功不可已意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
載修身治天下之道者也說稱王而告之
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
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
安者非說所聞
甚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

遜其志虛以受人也敏於學勤以勵已也
如是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
以一二計矣其學之得于已者如此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言教人居學之半也蓋道積厥躬者體之
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体用合內外而
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
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德之所修
有不知其
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

憲法也言德雖造於罔費而法必監
于先王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
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
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
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仰朕德謂仰其有非常之治時乃風者謂民見朝廷得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治也

承上必輔君作全而後可以慰天下之仰望也。聖字當切下君如堯臣安民意者

尹克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事作我先王者輔以行之聖以立之以振起其德業也。佑我二句一串皇天就化育上言不是形休格者通徹無間也。明保二字串精白一心以足維持調護之功。意周俾二句期望其匹休非戒之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至此三設喻焉蓋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

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高宗舉伊尹自任之言而以伊尹望傳說也

此節與相遇之難而明言以責望之也。惟后二句下須點出我与說可謂千載奇逢意其尔二句一串休命指紹辟

綏民說對揚有感知遇之難必能踐高宗所命意敢者君德以至烈祖不已治民不至格天不已其直任不疑如此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

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憚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

高宗彤日

越有雉雉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禰廟也

祭之明日以礼享尸而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与焉不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有鬼神之道也

商書卷上

先于重有凡事之失皆本于心不知德義之當為而謂福可以律致此王之非心也故先訓之以格其非不知朕在敬民而祀典獨豐于昵此王之失事也然後訓之以格其失

此即言天命不可求人王之所欲者壽而已禱祠之意常在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祀此格心第一義也

此節言天戒不可忽言民雖不義天心猶未絕絕而示以仁愛之意也不若德謂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感于鬼神之不可知者不罪謂人有箴諫之言而吝于改過者不敢斥言君故指民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耳。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下詞。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雖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徽福於神不順德也。賣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雖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徽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

西伯戡黎

文王受命為西伯黎為不道。日盛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奔告欲其改之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奔告者欲王改過遷善以拯其亡也

此正事之言有二意以人君之職言主于敬民而徽福于神非所當為以祭祀之禮言祖宗皆天之嗣而祀不可獨豐于昵

呂氏曰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嘿思道精神素與天通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巡微之圖見天之傲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

此下二節言紂得罪于天而天棄殷也

此節言紂得罪于民而民棄殷也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者。以見祖伊自其邑來告于王之因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也。虞度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執。

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叅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其言如此。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此紂因民欲喪殷而為自安之言。是祖伊慮無一日之命。而王乃自恃有萬年之固也。

指乃二句正見即喪之實。

其或者仇與紂一旦悔悟意致其成烈本先祖開創王業言之

網紀者維持天下之具此言具網紀之蕩然而喪亡之必然承上言紂不能持天下故致天下之乱至于今紂云一

至于此乎蓋傷痛之深也

指告顛隳言教我巡維之道若之何其言無自善之策也微子有去之意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

微子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此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

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沉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不言紂者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

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方且讐怨爭鬪侵奪網紀蕩然淪喪之形况無畔岸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

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言紂發出顛狂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

此下箕子答微子之言有甚之意

紂之惡皆原于無所畏

由紂之無道故民公作亂如此

以顛隕墜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

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拂逆而棄逐之此答發狂菴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

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皆祭祀天地之物禮之重者民猶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

讐斂若仇敵倍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讐斂之事夫上以讐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讐上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小民相為讐敵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

不特小民相為仇敵也而君臣方且召敵讐不怠蓋尤有甚焉者

其于言已決不可去以死商之忠自許言微子不可不去以存商之孝望人微子方詢以拯亂之策思保其國家莫

子弟示以去國之義但能保其先嗣豈非事勢已迫危亡
矣智者亦不能拯其禍耶

自靖即上節意末句言我斷然不去也

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
斷無臣僕他人之理告微子以去為道則
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勸帝乙立
微子帝乙不從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
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
宗祀始墮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
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
不去也此答淪喪顛隳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
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
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
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

卷上終

